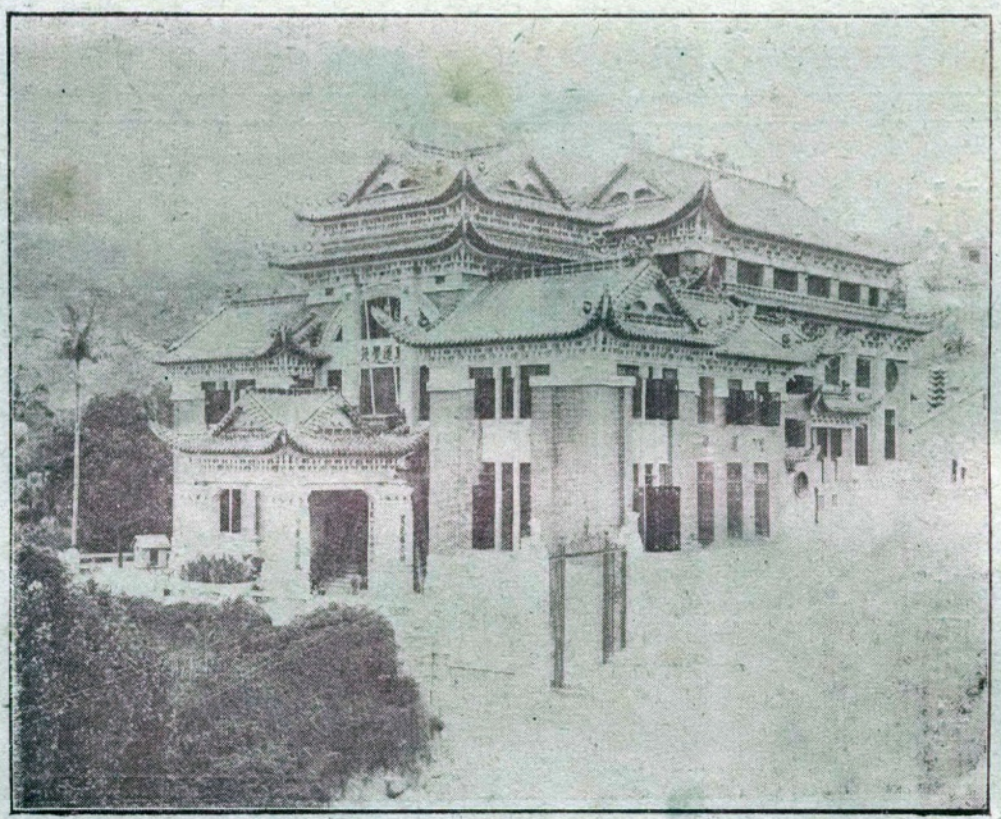
人海燈

東蓮覺苑

年週紀念特



東蓮覺苑全圖

本刊叢書

菩提草 說西法三卷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一角

石火集 竹[illegible]
通一法師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修全集 [illegible]法師作
本集有詩文，時歌，小說，[illegible]札，雜文，作品頗有曼殊風味。定價叁角

海潮音 [illegible]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印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誠空前也。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還君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弐角

南詢集
本集集滬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今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別精良
色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介紹定閱 功德無量）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發刊詞

何張蓮覺

余以女子而喜壯遊，曩旅歐土攷察各邦婦女解放運動，以爲外表雖有若干成功表現，然究其實，由理想証之事實者，才十之二三。近年德國希特勒主張女子返入厨房工作，更爲吾婦女運動解放之巨障，蓋有人類歷史以來，婦女痛苦，與時俱增，末由解脫，已爲識者所共認。香江偏處南隅，曩以海通關係，得首與外邦相接觸，寖淫日久，習尙效從，故國文化，降至冷落澌滅，至我婦女，則濃裝豐食，日夕探求更無足論也。

頃近倡唯物論者，謂人類痛苦，基于經濟問題，貧富既均，勞逸自齊，此說似亦有理，然而中上之家，四事充饒，其精神痛苦有甚于貧乏之徒者，於女子爲尤甚，可知物質非解除精神之百靈劑也。

余幼承母教，矢志佛陀，今已白髮皤皤，兒孫充膝，自信數十年來，相夫敎子，服務社會，勉無愆尤者，胥皆得益於佛法，昔者漫遊扶桑身毒，南洋諸島遠及歐美，默察大乘佛法，殆已環球一週，聲華所徧，利益同均，而近年歐美智識婦女心焉嚮往，組令摩求，發刊倡導，熱火珠光，不可嚮邇，尤引爲慰！吾國爲佛敎第二母國，積久弊深，摩光剔垢，速效爲難，愁然憂之，因不揣棉薄，商之夫子何東爵士，斥資興建東蓮覺苑，培育女材，佛學爲基，義學爲幹，餘如流通法寶，設圖書館，發行刊物，亦已盡力爲之，蓋圖以佛陀法所解除我婦女精神痛苦耳。

蓮覺年老，身心疲損，囿於見聞，督策無方，深望各界予以忠實批評，俾有遵循，此本苑同人之私衷，抑亦舉行週諡之所由也。

人海燈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目錄

東蓮覺苑週年紀念號

——附插圖兩頁——

發刊詞 何張蓮覺

蓮苑週禧 呂碧成

東蓮覺苑的前因後果 靄亭

佛學與哲學上的認識論 淡白

談出家 淨根

佛教與哲學 空寂

通俗

佛學的價值 法緣

佛教是消極的嗎 黃柳眞

佛教戒殺原理 照眞

正信與迷信 了三

唯識與淨土之關係 鄺碧霞

講壇

生命論　照眞
佛性眞詮　潘樹眞
出家眞義　黃淨晃

東蓮覺苑一年大事記　林楞眞

雜俎

女衆學佛之應有的觀念　林朗眞
我爲什末信仰佛教　梁讓維
聞某居士出家感言　李智眞
東蓮覺苑參觀記　香江隱者

佛代劇本

新路　大庸選

八物素描

靈亭法師印象記　空寂
何張蓮覺居士給我的印象　慧眞
我和林楞眞居士　黃柳眞

一點小小的感想　潘慧凝
芥龕子詩談　通一
東蓮詩社詩選　大庸選
一月佛教　記者
編者的話　通一

蓮苑週禧

呂碧城

乙亥孟夏既望，東蓮覺苑，肇興於香海之壖，今暮年矣。承苑長何張蓮覺居士，預函徵稿，不揣謭陋，率貢蕪詞，濫充竽奏，工拙非所計也。窃維苑長之聲華功績，萬口皆碑，無待辭費，至若譾亭通一諸法師等振錫南來，襄成勝舉，藍筆之功，亦難殫述，苑中抽蔚娜嬛鬟開庠序，行見人材秀擢，裝什之儔，重作於今世，俾聖教覃敷，遍於寰宇，跂望前程，曷有紀極，法滅盡經云：「末法之時，女子精進。」當於是覘之，不僅美輪奐而富縹緗已也，竹林建舍，毘佉母之文采重輝，祇園佈金，須達多之流芳未艾，翹瞻蹌濟，無任低徊，爰隨喜而爲之記。

東蓮覺苑的前因後果

靄亭

東蓮覺苑產生於舊年夏歷四月十五，到現在是整整一週年了。牠出世的時間雖然是很短，還沒有什麼豐功偉業可以表現；但是關於香港佛化方面，和新佛化向社會上推行方面，效力均非常偉大，因此就不能不開一箇熱烈地慶祝會來紀念牠，祝禱牠的身體强健，精神活潑，一年一年的發育，日新月異，有長足地進展，迅疾地長大成人，挑起宏法利生的擔子向四方去邁進流佈，使我佛家業興旺，繼長增高，順時把門庭光大起來，這樣，才算對得起那懷胎長久生育艱難熱情奢望地母親和一般親友的熱心期待呢。

牠雖然產生於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可是牠的懷胎恰有七八年的長久歷史，當我們民十六在堅道做水陸那年，牠底母親（張蓮覺夫人）就有意提倡，她說：我們香港信佛徒衆已有如此之多；還沒有一所正式宣傳佛教的機關，這眞是一件最羞恥不過的事！試看他教的教堂林立，高而且大的洋樓，規模何等地雄偉，人家一心一德的向社會去展佈，做着許多的社會事業，我們和他比較起來，豈不雲泥相隔嗎？話雖然這樣說，做起這事來非常之難，尤其是寸土寸金的香港，非集合十數萬元休想動手，這中間雖有一二大心之士樂於喜捨，但是爲數有限，杯水車薪難以濟事，終成了箇話餅可是，她的主義，恰非常堅定，並不因難產或流產而灰心，精神仍是一貫的，祇是徐待着機緣罷了。

在民十七那年七姊妹有一所現成的舊屋，因爲主人有着急需，特別廉價出售，爵士見她睠思夢想的企求，心神恍惚，體格銳減，恐怕她憂鬱成疾，遂發了喜捨的深心，答應把牠買下來，談定三萬五千元成交，臨時忽因條件苛刻，不合她的宗旨，終是流產了。落了一場空歡喜，暗自悲傷，流了一頓熱淚！當時也有許多的好友作這樣語氣來勸她說：你何必這樣堅絕謝却未免大笨了！橫豎是你的丈夫，你這時勉强曲全一下子，將來再照你的做法有何不可呢？她說：做事必須光明磊落，立定宗旨，一有牽强，定然沒有良好的結果；這屋子假使不能行我的志向，要牠何用？縱有也等於無了。只要我有一日命，終會使牠成功的，後來這所屋子賣給戴東培先生做了追遠堂，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佛教的信徒，允許同她合力來做佛教事業，她喜出望外的幫助他，佈施一切，興奮異常，於是即刻請焦山智老法師和我來講經，成立了一箇女子佛學會，預備就在這里面辦一箇女子佛學院，後來因其他的因緣又流產了。

這屋子雖然沒有買得成，這筆款項已經給她收利息，與辦慈善公益事項來解除牠的鬱悶，就在香港坡斯富街賃屋，辦了一所寶覺女義學，內中帶了不少的佛化色彩，學生們每

逢禮拜均一律來校念佛，香讚，彌陀經，佛號，居然念成一條聲。又在澳門龍嵩街同樣的成立了寶覺第二女義學，她認爲這種辦法，是佛化推行的一種方便法門，究非根本宏法之道，根本爲何？乃在培育內部宏法的人才，于是商之澳門功德林當事人，那時張壽坡居士（即現在的觀本法師）在那兒施化，言明每年補助他一千二百元的教育經費，合辦了女衆佛學院，張居士擔任教授，未到二年，張居士以出家的因緣就停止了，牠受了這箇挫折，非常的難過！

民二十一那年春天，我退了竹林法席，因爲我起初創辦竹林佛學院的時候，得着她的同情每年給我些幫助，既然退了席，也應該前來道謝，順便報告一些經過情形，見到面，談敘之下，她非常地悲感，對我說：「你很好；想辦學已經滿了願，而我呢，福氣不够，弄成半途而廢，幸而建築宏法機關，這一層，經濟已有了着落，去年夫子金婚，已給了十萬元，但地址還沒有擇得到，縱然有了，也非三兩年不能成功，我年紀老了，急不能待，擬找一所現成的地方，將牠試辦起來，了了我地心願。」其奈這事體繁襍又豈倉卒中可得成辦？我也回蘇去了。

過了夏天，接到她的來信說：地方現已找着了，青山有所海雲蘭若，很是幽靜，一二十人可以容納，學生是不成問題的，一招集馬上就齊備，這事底成否，全在你一人，如肯發大心不畏煩難一力擔任，即請前來立刻興辦。我想宏揚佛化是我們分內的事情，她是在家居士，既這樣地發心，我這点力氣豈可不盡嗎？況且她從前也曾幫助過我，於公於私，皆誼不容辭；就即刻答覆了她說：我的性情很嬾散的，原是怕做事才退居自修的，只好暫時來替你起箇頭，你預備物色替人吧？於是就在這年九月二十四成立了青山寶覺佛學研究社，學生二十人，我一箇人作教授，每日授佛學儒學各一課，至於上殿，坐香，過堂，亦應有盡有，東蓮覺苑的小模型，可算已在那時塑就了，經過了兩年的時間，奠定了他們初步的基礎。

在這期中，公私的地皮，也選擇了不少，合意的嫌價貴，價賤的不合用，弄得左右爲難，莫知所可；好容易擇到合意的一塊公地，寫信給政府出投，眼巴巴等着幾個月及至開標的那一天，因爲經濟有了限制，勢不能出重價以相爭，卒被有力者攫奪以去，結果是慘敗，殂傷，乘興以去，敗興而返，總弄得高臥幾日才扒起身來，經過幾次這種玩意兒，見面我總是這樣地勸她，有志者事竟成，不過僅時間之遲早問題耳，她說年紀老了，恐不及待，願心不滿，豈不賫恨終天，枉做了一生財主夫人？

民二十二年秋又擇定山光道旁邊的一塊公地，也是香港境內最便宜的一塊，將於七月十四日開投，這時候因爲我的會師祖祖八十大壽，要回蘇慶祝，不能在這里親見她奪錦標，但是屋子圖則久經畫好了，大概情形也看熟了，內中應供的佛像大小，我在二十一年秋已代她定好了。本身模樣，早經成功，但必待得到地基，才可進行，裝金的手續，約定如果得着她屆時電示箇得字，作進行的表示，到十五那天午後，我在竹林竟得她的電報不禁爲之狂喜，數載的用心，今才如

願以償，經過了千磨百折，一旦得着，更顯其難能可貴了。佛像的經過，多得金山縉公方丈的幫助，計定到港，灰佈裝金順便請了一班細料雕刻專家的木匠，一同來港，做些佛龕琉璃供桌等等工作，我們一經到港，居然屋則已被鴻生公司投得，做起地脚來了。

這中間，我雖在青山，也不時地來港和木工接洽，購買材料，商量物品式樣的大小，一切的計劃，設施，均蒙她推我來做主裁，屋子如雀子啣巢般地漸漸有了模樣，先將義學部分趕好了，就在二十三年孔子誕的那天，遷進了，等到佛學講室和宿舍成功，因要我就近照料，就在九月二十四日青山佛學社成立紀念那天，全部遷進了新屋，內部工作未完，灰塵滿座，權設了課堂開講起來。當工木匠也遷進來了，我居然以教師而兼工程師了，忙得箇不亦樂乎。起初預備在二十四年浴佛日行落成禮，因工程趕不及，先把佛龕漆好了佛像昇了座，到十五那一天才算全部落成，並沒有出東請客，僅在報紙上登了一道歡迎各界參觀的啓事，還天來客非常之多，車水馬龍，肩摩踵接，冷落的山光道上，空氣忽然緊張起來了，她欣然色喜，春風滿面，馬不停蹄的忙着招待來賓，恐怕要算她平生以來最得意的一天呢！

上面所說的是關於牠的產生遠近因果，但是從牠產生之後，與香港方面佛教前途發生了什麼影響呢？我敢說一句：是非常之大的，像這寸土寸金的香港，賃一間屋，動不動就是每月數百元的租金，講一次經的耗費，可以想見，這也不過熱鬧一時，轉眼就烟消雲散了，其間雖有三兩處道場，均非是久遠性，且不足表顯佛教全副的精神：其他的都是些神廟，更不足以言佛教，至於以經懺爲活，賃屋寄生的，那更是說不上嘴，社會人士對於佛教只有漠然視之，或誤認爲一種迷信罷了，可算全沒有什麼跡像，倒是基督天主教堂和教會所辦的學校醫院好似星羅棋佈，隨處都見到蹕然高聳着安十字的四方圓頂鐘樓，自從東蓮覺苑出世之後，這所巍峨雄偉紅牆黃瓦宮殿式的傑閣，高峙空際，偉大而莊嚴，美麗而樸素，清淨得一塵不染，佛像的端嚴，和設備的完善，處處都顯出一種佛教的眞精神，和富有宗教式地美術化，如棟誌宣傳，佛學的講演，義學的施設，圖書館，佛經流通處的設立，那更是眞俗相融，事理兼到，佈置上，動作上，均能表顯出生氣勃勃的偉大佛教的眞精神。參觀的人們莫不留有深刻的印象，交口稱讚，嘆未曾有，西人牧師神父之類，不時一批一批來參觀，都帶有驚訝的神氣，這所空前的傑構，早已轟動了全港，飛聲了遠近，人們視線和觀感，頓然生起了極度的變化了！

佛教在中國萎靡好久了，除去幾處新興的宏法機關，和幾處規模較好的叢林之外，只算賸下了殘餘的肢體，靈魂早經消失了，死氣沉沉如臨墟墓，不勝蒼涼寂寞之感，現像如此怎能免天演的淘汰社會的摧殘？木腐虫生，情理宜然，倘能一轉方針，均照東蓮覺苑這種雙管齊下的辦法，對內研究佛學以趣眞向外創設義學以攝俗，自他俱利，體用兼賅，把整個佛教的眞理和盤昭示人間，世人對於佛教的錯誤觀念，加以徹底的糾正，對社會各盡相當的義務，一雪歷來坐食分

利之羞，這樣一來，世人將崇拜之不遑，焉有施其橫暴推殘的道理？試觀東鄰日本，南洋遐邇，其國人對於佛教之崇敬重視僧侶之熱情，可爲明證，熱心佛教諸大德其亟起圖之！

辦義學這種事業本屬輕而易舉，然關於推行佛化的效力非常地偉大，最易博得人們的同情，香港佛化機關，看到本苑舉辦以來，收穫良好，跟着有菩提場和佛學會也依次辦起義學來了，兩處學生，共有二百多箇，每日跟着上晚殿，禮拜日來校念佛，作方便的開示，散佈些菩提種子，務使他們對於佛教發生良好的印象和信仰，否則造成和佛教漠不相關他人物，甚而造成一班反對的份子，出了力弄得箇不討好，這種現像，我在國內屢見不一見了。

國內有幾處大叢林，爲應村潮流計，不得不做點社會事業，獨力創辦的小學也有幾間，但是完全假手於人，佛教的色彩，一點都沒有，這都由於本身對教育是外行，結果辦學辦學，學生和自己根本上不發生什麼關係，情感固然是沒有，教義更談不上，這樣地辦學，是白白花費而沒有代價的，推尋他的根本，也是出於被動的，至萬不得已，出幾箇錢買箇平安，把權限推得乾乾淨淨，連自己說話的餘地都沒有，談到這里眞是痛心！我以爲今後辦這種事業，當鑑已往之錯誤，教育權當操於自己手內，最低的限度，要自己做校長，能全部僧侶當教授那是更好，這樣於佛教，於自身，才均有利益，或者有人要這樣地難我道：國內情形不比香港，處處須受限制，論資格的不能隨便舉行，我以爲這是枝末問題，總之，事在人爲，通權達變，當無乎不可，說到歸根結果，又到僧教育本身上去了，僧侶本身智識道德健全，辦這點事業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希望國內有權有力的諸大德，向這條路上來開步走！

民二十五，四，一，寫於香港東蓮覺苑。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各界讚許樂用現爲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佛學與哲學上的認識論

淡白

緒論

認識論（Epistemology）是研究關于知識的問題，在哲學研究中，它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所以認識論有非常的重要性，不可不加以研究。

研究佛學也是如此，倘若研究佛學的全體系，只要對于佛學的認識理論明瞭理解，即對于佛學的宇宙，人生，本體等等的問題也跟着容易明白，所以，佛學的認識論在研究佛學的進程上也是很重要的。

一談到認識，必須具有兩個主要原素，即一爲認識底主體；一爲被認識底客體。單是主體，不會有什麼認識；單是客體，亦不會發生認識，因此，認識論底專門任務，不是單研究主體，亦不是單研究客體，而是研究主體與客體即研究認識者與被認識者底關係，于是認識問題遂一變而爲主體與客體底問題。

所以新的物質論創始者，很有理由地說道：「一切哲學，尤其是新的哲學之根本的大問題就是存在和思維之關係底問題。」「存在對于思維與精神對于自然之關係底問題，乃是全新哲學最高的問題」。

要把這個問題解決後，才能說得上知識。所以今日哲學研究底程序，是由認識論而及其它。認識論成了研究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諸部門底先決問題。因爲無論是誰，只要想對于萬有之本體，對于宇宙，對于人生，要求正確的理解，都須先從認識上取得根據，然後才能着手研究，所以就是市民哲學家，亦與「費爾巴哈論」作者有同樣的見地。

鮑爾森（Paulsen）說：「認眞說來，認識論底問題，比其它哲學上底問題更是根本」。赫卑耳特（Hebert）也說：「所謂嚴格的自覺的哲學研究，實自認識問題開始也未嘗不可。耶露撒冷（Jerasalem）亦說：「批判論以認識問題爲哲學之先決問題，所以，我們論哲學也當先談「認識論」。這是不勝枚舉的。

如前所述，認識論在哲學或佛學的研究上有如此的重要性，我們就不能不攻究認識論底內容，現在可分五項來講。第一，就認識底主體而研究其有無認識外物的能力，是認識底可能問題。第二，就認識底主體研究其如何而認識外物，是認識底起源問題。第三，就認識底自身研究其內容爲何物，是認識底本質問題。第四，就認識正確和謬誤而研究其判別底方法，是認識底標準問題。第五，就認識底能力而研

究其所可達到外物底境地，是認識底界限問題。我們就依着這種程序來分別考究。

哲學的認識論

A. 認識底可能

認識底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認識外物或外圍世界？這是我們主觀方面有無認識客觀之可能性底考究。

在一般的哲學上，對于這個問題的見解，大約可以分成三大派，第一，獨斷論（Dogmatism），完全肯定認識的可能。第二，懷疑論，（Scepticism），完全否定認識底可能。第三，實證論（Positivism），及批判論（Criticism），部分地肯定認識底可能。

所謂獨斷論，就是不加批評地信賴自己底感覺和思想，宇宙底眞實狀況與他所見所想的，完全相同。古代希臘哲學宇宙論時期底各種萬有本源說及柏拉圖底理念世界，理性派底先天觀念等，都是獨斷論。

獨斷論底反動是懷疑論。懷疑論不相信人類有確實的認識能力，可以認識外在事物，因而否定客觀眞理的存在。虛無主義的懷疑論者哥爾加斯主張是：實在是沒有；即或有也不能夠認識；即或認識也不能告人。一切知識，在懷疑者看來都不過是主觀的，相對的，蓋然的。它是認識論中的悲觀派。其代表學者則有普羅特果拉（Protagoras），畢羅（Pyrrho），休謨（Hume）等。

實證論及批判論是調和懷疑論與獨斷論的學說。實證論以爲認識是可能的，但只限於經驗上的事實與事實間的條理。我們目見耳聞的事物，可以知道，可以使用歸納法把物之間的關係抽繹出來，因而就知道其中底條理，法則了，除此之外，至於說這些事實的背後還有神秘的本體，不論這個本體是精神，是物質，是上帝，都是超越認識而爲我們所不能知道的。此說以爲認知惟於現象爲可能；而現象背後的本體則不能知了。其前半段叫做現象論（Phenomenalism）：其後半段則叫做不可知論（Agnosticism）。

至于批判論，原則上與實證論一樣，以爲認識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批評論者康德（Kant）以爲我們所認識的東西決不是外物底本眞，而只是它底現象。康德把事物的本眞叫做「物自體」。既然我們不能超越先驗格式去直達「物自體」。那麼，通過先驗格式而成立的認識也就可見得不是「物自體」，而只是它底現象。因此，「物自體」是我們絕對不能認識的。這樣，所以康德底批判論，是一隻足站在獨斷論上，一隻足站在懷疑論上的。

現在我們要說一說新唯物論的主張，即所謂反映論。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狄茨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眞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一樣，應該適合于它的對象。」所以，新唯物論是主張我們對于離開我們底意識而獨立存在的事物，是能夠認識的。同時它以爲我們認識一切，都在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中實現的；我們就在主觀的形式裡，可

以認識到客觀眞實面影。但因爲有主觀的形式限制，所以我們所認識到的，在初只是一小部分。可是我們的認識是能够運動能够活動的，對于周圍的一切，我們可以漸漸地更完全地去認識它。所以，新物質論者是主張認識不是一次馬上就成功，而是一步一步更加完全的。

B.認識的起源

認識論上的知識起源問題，即在確定吾人如何得到知識。換言之，即在我們的經驗中以何種爲構成知識的要素。哲學上解決這個問題的主張，大約分成三種：說認識起源于先天具有之理性的，名爲理性論(Rationalism)；說認識起源于後天的經驗的，名爲經驗論(Empiricism)；說認識是由先天的理性與後天的經驗這兩者配合而成的，名爲批判論(Criticism)。

理性論者以爲我們從感覺上得來的經驗，如色，聲，香味等，只是知識的材料。要使這些感官知覺的原料有意義，必需組織成一系統。這種組織的工作，不是經驗，而是理性的加工。理性論的代表者在古代則爲柏拉圖，在近代則爲笛卡兒。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笛卡兒的「天賦觀念」，即所謂先天的理性，無須要什麼經驗，自身便有能力產生明確的眞理以爲一切認識底根源。

經驗論以後天的經驗爲認識底泉源。凡觀念都是印象，由外界事物以形相映于我們的官覺上而成。故其說是主張一切知識全由經驗而來；沒有經驗以前的。經驗論哲學之近代創始者爲倍根(F. Bacon)，其集大成者爲洛克。他們都是很有名的經驗派的代表。

批判論是調和前二說：以爲認識的來源，不僅是天生的觀念，亦不僅是後天的經驗；乃是二者相待而成。天生的觀念只是空的格式。後天的經驗乃是雜亂的材料。必須把雜亂的素材配入於條理的格式，方能成爲認識。批判論的代表者便是康德。

新唯物論指出感性的認識和理性的認識同樣地都在人類的認識上有地位。這兩種認識是互相矛盾的，正因爲有這一種矛盾，所以認識才逐漸進步，由局部的認識到極深刻的認識，這是它與前三種學說大大不同的地方。

C.認識底本質

認識一發生後，就有若干精神產品生出來。這些精神產品，即所謂思想，知識，理論，學說等。這些東西底本身究竟是什麼呢？這便是認識底本質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哲學上有三種不同的主張，即：實在論(Realism)，觀念論(Idealism)，及現象論(Phenomenalism)

實在論主張認識底內容，是離我們底意思而獨立存在之外界事物底認識。但實在論尙可分爲樸素的實在論(Naive-realism)新實在論，(New realism)及批判的實在論(Critical-realism)

樸素實在論以爲外界就如我們所見的一樣。我們是「心的」因爲我們能覺，外界是「物的」，而且這些物是獨立自存

，不爲心所左右的。

新實在論的特點在承認外界事物互相間所有的關係是實在的。他名這種關係曰「潛存者」(Subistence)。就是自己潛存于事物中，而不是由主觀加上去的。

批判實在論以爲知識情境中有三個因素：一，外物；二，心理事象；三，義蘊(Essence)，這個既不是心的，亦不是物的。換言之，他不是一種「張本」，是邏輯的實質。我們能够知外物，就由于「張本」。能知之心直覺到「張本」，「張本」又在知者的心中表現出客觀上所知的事物。結果知識是傳遞的，有關係的。外物的性質與張本的意思相符合，知識便是眞的，否則知識便是錯誤的。

觀念論以爲認識內所見的客觀是倚靠主觀而存在。不能是獨立自足的東西。客觀的存在只限于在認識內。觀念論有主觀的觀念論(Subjective idealism)，客觀的觀念論(Objective idealism)，此說雖主張，物只是一個意象，但却是普遍的。——就是超個人的。

兼採實在論及觀念論兩者底要素而形成折衷論，調和論的是現象論。此說承認於各別的認識內容以外別有實在，這一點與實在論相同。但又以爲作認識對象的實在不是超出于認識以外，乃仍是爲認識作用所限制，這二點是與觀念論相同。總之，此說以爲所謂客觀只是現象而已。須知現象與幻影不同，現象亦可說是一種實在，不過不是外物的本來面目罷了。故此說又名觀念的實在論(Idealistic realism)。至于新唯物論則認爲人只有認識能力，並無先天的觀念，格式或範疇，不承認康德主張的二元的認識論。它以爲認識底本質就必然是外物在腦子中的觀念形態。和觀念論的主張是相反的。

D.認識底標準

我們對于認識底眞僞，不能不有判別底標準，這就是眞理底標準問題。

一般哲學上所習用的標準，有許多種，現在只擇幾種重要的來說說：即摹本說(Copy theory)，配合說(Coherence theory)及効用說(Pragmatism)。

摹本說主張眼所見的就是那個東西的原樣。我們的觀覺好像一個隔幕機器，能把外界的事物照原樣摹下來。換言之，好像照像一樣，所照的像而與外間的事物相同則名爲眞。若不相同便是錯了。

配合說就是說一個現象或一個觀念與其四圍的是否相配。以與四周圍的環境有無矛盾認爲分別眞假的標準，所以此說又名圓滿說(Consistency theory)

効用說是主張眞與非眞只看他有無對于我們生活的助益。如果有以助長我們的生活，便可名之曰眞理，此說是唯用論者所主張的。

現在再來說一說新唯物論的主張了。新唯物論者認爲眞理必須有客觀性的。明白的說，則只能反映出客觀事物的眞理來的見解才是眞理。至于看理論是否合于事實的方法，新

物質論者不像一般的物質論者只訴諸感覺，而訴諸實踐，所以思格斯說：「要知道人類底思維能否達到客觀眞理的問題，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去證明眞理，即證明其思維底實在性，客觀性。……」因此，它是主張「實踐，生活底概念應該是認識理論之基礎的概念」。

E.認識底界限

關于認識底界限這個問題的見解，大概可歸納成三種。第一種，主張對客觀的事物，我們能夠完全無遺地認識，因而承認有絕對眞理，可說是絕對論(Absolutism)底見解。第二種，主張我們對于客觀的事物不能全部地認識，只有暫時的和部份的認識，這可說是相對論(Relativism)底見地。第三種就是不可知論(Aggnosticism)底見地。自然是帶有調和前兩種的意味的。

還有一種就是新物質論的主張。它承認眞理，在形式上是相對的，但同時，又因爲它是與客觀一致的眞理，雖然不完全，究竟也是絕對眞理的一部份，所以在內容上來說我們的眞理始終是絕對的。凡眞理，都有絕對的內容，相對的形式，俄國的戰鬥的唯物論者列甯說過：「人類底思維，本質上是能够給與我們而且事實上也正給與我們以絕對的眞理。而此絕對的眞理就是相對的眞理的總和。科學底每一進步，都給絕對眞理添加着新的顆粒。……」

（未完）

談出家

淨根

出家本屬常事，每歲雉髮者，實煩有徒，比余親友出家者，亦復不少，均不能動吾懷，蓋出家無裨於佛敎徒爲無業游民，安坐而食，于佛敎何補？既不能建一毫之善利以益衆生，一身又不能自拔，反足以辱佛門，爲佛弟子羞，故梵網經有云：如獅子身中蟲，自食其肉，今之出而應赴經懺，以爲營業，終日唯利是圖，所謂身雖出家而心不出家者即此輩也，故受社會人士譏謗，目僧尼爲無用之輩，佛門亦受影響，間有志趣高超者，又遠離塵俗，匿跡深山，建蘭若，築靜室，精佈置，講陳設，食則饜珍肴飫嘉饌，從者盈前，無非遂其所欲，樂其身心，此不過求目前享受逸豫而已，所以佛斥爲蟊牙敗種，以其自利心深，甚難發大心而救脫衆生出苦海也。

佛教與哲學

空寂

說來眞慚愧，鄙人碌碌庸材，雖數年來努力於學業，一者爲了天資拙鈍，二者爲了拆爛汚心太重，三者爲了記憶力不强，有了這三種缺點，所以教師在學校裡，站在講台上說得口乾舌枯，傳給我這一點小小的普通常識，不幸得很，一走進五花八門的社會裡頭混了幾年賬，這些就連垃圾堆一般的普通小常識，倒給我忘記得像拆骨老壽星似的，要差不多快了。所以我對于任何一種科學，哲學，及宗教的理論，平日爲了衣食奔走，從來沒有涉及過，談不上理解。現在不怕着人家罵我小老兒沖嘴，像煞有介事，居然大吹大擂，談出這種洋洋大觀的大題目「佛教與哲學」，這豈不是件撒盡了破天之荒，滑盡了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嗎？現就不妨盡我所知的，且來試說一下子看，倘然說得不好，幸請讀者諸君，多多賜教！

（一）佛教究竟是什麼

佛教是我們的教主釋迦如來所說的法教，如來於雪山六年苦行，所証到的眞如實理與做法，把這種所証到的眞如實理去教化衆生與做教，那末佛法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是宗教耶？一元論耶？二元論耶？科學耶？倫理學耶？曰非宗教，非一元論，非二元論，非科學，非倫理學。何以見得佛法非宗教呢？凡是一種宗教的成立，必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祈禱儀式，其所以攝伏信徒者，從消極方面說，是用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去愚騙人，如信我教者，我主賞之以天堂，違我主者，死後罰之以地獄。從積極方面說，則用一種武力，或政治的力量，如耶穌教中世紀在歐陸的政權，回回教以其武力征服小亞細亞及非洲北部，同時，看看回教徒在耶路撒冷對待耶穌教徒的殘酷因而引起之十字軍東征綿亙這樣長時間的大屠殺，即其教徒的崇尚武力，只顧自己的勢力毫無惻隱之心，就可以知道。一般的宗教，最着重的就是祈禱，即向着其所信仰的一神，或多神祈禱福祥，但佛陀則主張人類不應該向任何的神來禱求福利，這是一件愚蠢的事。雖然我們佛教也有一種佛像禮拜的儀式，但這不過是代表如來垂教說法的功德，以示後人敬仰勿忘。如孔聖像，中山像，及歷來有功於國家社會的人士，死後爲之建祠立碑，追功紀念，以誌勿忘其意實與此相同無異的。因而在其他宗教，拜禱目爲極端的重要，但佛教等種種的禮拜，在佛教義理上，非佛教徒所絕對需要的。如利根的人，對于如來的法教，有眞正的認識與了解，則對于此等參禮的儀式，實在沒有什麼重要性。就在思想散亂，根機蠢鈍的人而言，其修禮拜法者，其

意亦不過借外表莊嚴的佛像，令其心目中印着一種莊嚴的觀念，以收攝集中其思慮吧了。故這種禮拜法門，原是引導初學者的一種對待法門，並非絕無對待的大乘法門。雖然佛教到現在已演成一種，祈禱哀求，拜懺度亡，焚燒錫箔紙衣，及紙的宮室器具等，種種迷信的現象，但這並不是眞正佛教的象徵，正是我們佛教所深爲詬病，一時不易澈底取消的惡風俗耳。像以上這種根深締結迷信習慣的成因，不外乎下列二點，(一)佛學的理論太高，經義幽妙，非普通一般人所能涉覽，所易了解者，以致反而引起普通人的迷信，(二)世人如或有了一種苦痛失望，或喪亡至親骨肉的事情，已不得盼望着冥冥中有一種神，給予一種解除痛苦及滿意的安慰，對于所亡的至親骨肉，希望他能免除地獄的痛苦，享受天堂或來生的快樂。痛極思本，人情之常，而於庸俗人爲特甚，故迷信與庸俗人，有一種根深締結的不解之緣。而且一般腐敗的僧尼，爲逢迎着庸俗人的心理，不怕敗壞如來家風的罪過，掩蔽着佛教的本來面目，妖言惑衆，誘騙錢財，把佛菩薩當做木人頭作用，從此烏雲障沒了整個的太陽，愚者惑而不破，固不待言，就中等智識階級，及力有餘而無暇涉及佛典者，不識其眞相而濫加毀謗，故佛教只有少數份子的人，得享其利益。而這些其利益的少數份子，又不能達乎常情，而撥開庸俗人濃厚的迷雲，及引導中等智識階級，認識佛教的本來面目。這雖然佛教的不景氣，恐怕也未始不是衆生的宿業所障吧!?如上所述，原始佛教絕對沒有宗教式的迷信，其非宗教也明矣，其所以演成有迷信的色彩者，既非庸俗人，亦非濫謗佛法的中等智識階級，腐敗僧尼，實爲其中的主角。

何以見得佛教非一元論及二元論呢？一元論者，吠陀論云：世界萬有，都從毗蘖首羅天一神所生的，一神包羅萬有萬有不出一神。這不但吠陀論爲然，如基督教則有萬有眞元之說，謂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一切萬有，都由上帝一神所造的。回教的莫罕默德，道教的老莊二子等，都是主張一元論的。數論則謂世界的本體，爲自性神我二元互相發生關係而生的，自性具有「善」「惡」「闇」三性，三性互相不失平均，則自性如無波之水，保持其平等的狀態，由神我攪亂自性平等無相的水面平均性，則失其平均，偏於「善」則現「善性」，偏於「惡」則現「惡性」，善惡不分，則昏昏朦朦，現「闇性」物，山河大地種種形形色色，皆由神我攪亂自性，三性失其平均而所現的闇性物。而佛教則從沒有說過世界萬有，爲任何一神或二神所造。佛陀也沒有將自身以造物者全能者自居過。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在楞嚴會上，佛告阿難道：「使汝輪轉，生死根結，亦汝六根，更無牠物，令汝速証，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無牠物」，故曰：「法爾如是」。「法爾如是」者，即謂法性相，原來如此的。衆生的作惡業而墮惡道，修善業而生人天道，修無上菩提而証佛果，起無明心，而現宇宙萬有，以至於受宇宙的支配束縛，而覺得種種的痛苦，種種的不自由，皆是衆生，一念不覺，無中生有，並非屬於一神或二神所生，及佛有管轄裁斷，賞善罰惡的專權作用的，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

法」。是以釋尊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並未以說法人自居。於金剛會上，佛告須菩提道：「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說法者，無法可說，故名說法」。故佛臨滅度時，拈花微笑，即表示數十年來，未說一字。衆生之所以爲衆生，佛之所以爲佛，全在迷與悟一念之差耳，迷則佛即衆生，覺則衆生即佛，佛與衆生，平等一律，非若一元論，謂上帝爲造物者，全能者，永操賞善罰惡，管轄支配萬物，衆生永爲其所生，所支配，及二元論神我與自性所生者，是以佛法非一元論，非二元論。

何以見得佛法非科學呢？佛法的幽深縝密之處，有時雖暗合乎科學的原理，但科學底求智，不外乎用五官感覺，及意識知覺，概念思想，與歸納演繹，種種方法來推論，終脫不了分別戲論偏計所執，所以科學所得的知識是平凡人，有限度不完全的經驗所得到的結果，並非宇宙的究究眞相，它不能把宇宙間一切的問題，得到一個究竟的解決，而佛法的現實論，是澈底究竟證驗到宇宙的眞理，無限圓融的現實境界。從這上看起來，佛法是宇宙間澈底究竟的現實論，和一切科學是不相同的。

又何以見得佛法非倫理學呢？如三藏中的律藏，屬於倫理方面者，有勸修戒定慧之說，勸修戒定慧的目的，在乎洗滌偏狹私小的個人情欲。經藏中常教人培養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其言慈悲喜捨者，對于一切有情，常喻爲懷中赤子，其愛既廣且博，而又究竟，非若世間偏狹渺小的倫理學。故佛法非世間的倫理學。

綜上所觀，佛法的宇宙觀既不一元同時也不是二元的。至於世間一般的宗教，科學，倫理學，都是迷信戲論不澈底不究竟不廣博的，惟有佛教擺開主觀的偏蔽而建設其澈底究竟而又廣博的理論體系。

（二）哲學的發源點及其使命

哲學範圍本來是很廣汎的，如以哲學解釋爲追求眞智的學問，那麼宗教，生理，心理，論理，倫理，教育，人生，天文，物理，以及老，莊，楊，墨，名，法各家，宋明的理學，周易的八卦……等，莫不包括於哲學的領域內。哲學的原字本是 Philosophy，音譯便是菲羅索菲，這是從希臘文而來的。希臘字是 Philosophos 或 Philotopia 但此字最初不曾見之於書籍。第一出現者乃是 Philosopheinn 與 Philosopeon。前者見之於西休史家臘克第旦斯 (Thucydides 471 400 B.C.) 的書中；後者見之於西臘史家希洛獨托斯 (Herodotas 484 425 B.C.) 的書中。這兩個字都是動詞而不是名詞。照英文來說便是 Philosophizing 或 Philosophizo 譯我們中國的意義，便是冥索或思索。就是對于一件事惟從思想上求有以澈底了解牠。這一種追求的努力，便是思索上的工夫，所以凡從思索上努力求有以辨明一件事物的性質，求知其所以然者，這都可以說菲羅索菲。故哲學的起初，是一種廣汎的求知。按菲羅索菲的字義是「愛智」。哲學的使命，是根據於求眞智識而來的，宇宙間的問題沒有窮盡的，問題的後面一直有問題的，當未

能完全解決之前，永遠襯托着有後的，如是追之又追，求之又求，必欲達其最後爲止，換句話說，哲學就是追求最後的眞理。因爲問題永遠追不到最後的終點，故哲學也靡所底止。如果宇宙間的問題，不是追求山窮水盡，至無所再追，無所再求的最後一個問題，就不是絕對的眞理。哲學這個名詞始於蘇格拉底，但推其萌芽，就是屬於泰來斯。他主張萬物都是從水變化而成的。這句話裡包含有兩種意義：

（1）表明萬物都有根源，這樣萬物與根源，便形成兩種對待的概念，（甲）現象，（乙）本體，萬物既從根源而生，水既爲萬物的本體，那末萬物是現象，水是本體。

（2）反對萬物由神造的宗教與神話，因爲人類的初期思想，不知道萬物有本體和現象的分別，對于萬物從那裡來的這個問題，久有懷疑，不得解決，只有用一種神話式的宗教，以爲萬物從神造的，有了萬物從神造的這一句話把宇宙間一切的問題都完結了，從此便沒有將問題再追究下去。那末人類的思想，就被宗教所封閉，不思更求其進步了。哲學家不滿意於這故步自封，故跳出了宗教式的頑固圈套，對于沒有限止的現象上，欲追求其究竟的眞理。如天文的現象，日月星辰，何以會形成這樣子，何以會運行，又如對于物質界，何以氣體會變成液體，液體凝成固體，他如動物何以會走，人何以會說話，何以會有思想。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人類有求知其所以然的必要，這樣神話式宗教的命運，其危險當如立足懸崖了。由此哲學的趨勢，日進而無間。不過到後來研究愈求其精深，哲學的範圍，愈見其縮小，因爲學問的研究上必須分工，於是把天文界的現象，歸爲天文學；研究物質界的物理變化的現象的；歸爲物理學；研究人身的構造作用；歸爲生理學；研究各種生物的性質，歸爲生物學；研究人類思想與感情的，歸爲心理學。在最初這些天文，物理，生理生物心理等科，統統歸納於哲學範圍內的。分科後其所留剩於哲學的，只有屬于最後最終的一束問題吧了。凡是一個問題，不推到最後是屬於科學的，推到最後則無不屬於哲學的，例如關係物理；凡空間時間的計算問題無不在物理學；若追問上去空間時間究竟是甚麼？那就變爲哲學的問題了。又如關於心理：心的如何構造與如何作用的問題，當然在心理哲學內的；假使要研究到心究竟是甚麼？則不能不入哲學的範圍了。所以我們不能固定那幾個屬于哲學固有的問題，只要凡是問題若推到最後最終，必入哲學的領域了。哲學的問題既然沒有推究到山窮水盡最後最終最究竟最澈底的一日，故哲學的壽命，亦繼續不斷，永遠不會滅亡的。哲學的背景，就是一個虛心懷疑，假使不虛心不懷疑，那末哲學的生命，也就此要壽終正寢了，故虛心與懷疑也可以說是哲學的母親，人類進化的原動力。

（三）佛教與哲學的比較

綜上所述，哲學的使命是想窮索宇宙的眞相，萬有的起源。苦于其所以發生的原因，無非人類受着自然界支配。覺到種種的不自由，種種的痛苦，既不滿意於現前各種的現象

，思有以解除之，故發出種種問題。如對于一事一物，就要疑問着爲甚麼要如此？怎樣可以把牠改革變換？就是佛教的產生的原動力，未嘗不是這樣。如釋尊的所以發心學佛，就是見到印度社會的不平等，及生老命病死人人所逃不了的痛苦。因而發生這樣的社會爲什麼這樣不平，如何可以打破階級制度，人人共享平等一律的自由幸福？人類爲甚麼要有生老病死，如何才可以解除生老病死的痛苦，永遠跳出這生老病死的圈套？他就把這些問題，端坐在菩提樹下，苦心追究，終得證宇宙的實相說教教化生衆。所以佛法與哲學的發源是相同的，但其所得到的終點則各異。例如哲學的背後，永遠襯托着一個「疑」字，故終脫不了理窟與戲談，無以起行，亦無以証果，佛法則不然，其教乃如來眞智等流之教，教所詮理，亦稱智証所得之理，故理與實際，如如相應，理事無礙，本這無礙之理，可起而行，可行而証，諸行自在，果亦圓滿，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能得如是圓融無礙，功能妙用。佛教與哲學同其起源，而異其終點者，並無他故，只因哲學與佛學所走路徑的不同耳。佛法是原有的本明眞性上，不欲再起作用，加明于覺，故佛所証到的法，乃法爾如是的眞如實理，這眞如實理即宇宙萬法的本體，雖千佛出世，亦同此理，佛雖異而理無二，佛佛同道，法法圓融，如水與乳，無不相和，以此足以証明佛法，並不是佛憑着他個人智慧的高超，用一種主觀作用，去冥思構令，獨創獨造出來的。所証到的眞如既即是宇宙萬法的眞理，故佛即以宇宙萬法爲本體，號曰法身，不被宇宙所支配，而能轉變宇宙，改革宇宙，受用宇宙，支配宇宙，而哲學家則反是，於本有之明上，起心作用，加明以明之起。心作用，加明以明之，則就是於本有之明上，無端起一妄念，這妄念就是無明，那末本明上本無無明，因一念妄動，本明被無明所蔽。所以哲學的立場就站在一個「疑」字上，哲學的背後永遠托着解決不盡的問題，這「疑」字「問題」的背景，就是無明，所以哲學家無論進到那一個歷程，永遠找不到最後最終的宇宙的眞理的。找不到眞理，就不能認識宇宙，支配宇宙，永遠做宇宙的奴隸，永遠被宇宙所支配。佛法與哲學等于有兩個人，同迷在一個幽邃深遠靡所底止的山洞裡，同時兩人互相要鑽出這黑洞，找出一個光明的世界來，一人向着出口鑽（喻佛法），不久光明世界就找到了，一人則矛盾之極，却極力向內鑽，那末前面所有的是永遠鑽不盡的黑暗。如果哲學家能悟得此路不通，而轉過頭來，換一個方針，那末就是光明，就是究竟的眞理，就是調御宇宙，受用宇宙，大覺大悟的佛。可惜哲學家固執着我見，計不此出，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哲學家亦可慨而可憐矣！

律師譚培棠受任 南普陀寺 閩南佛學院 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本律師茲受在南普陀寺及閩南佛學院常年法律顧問茲後如有侵害其名譽及一切法益者當依法盡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事務所廈門公園西路九號：電話十八號

佛學的價值

法緣

僧教的興衰，完全在乎僧伽，有了狠好的僧伽，則佛法就今興了，反之，佛教就會衰敗，其實呢，雖是僧伽有好壞，佛法有興衰，佛教的本體仍然昭昭常存，而沒有興衰之跡可尋，現在的人，不明白這道理，以僧佛伽的墮落，就說佛法是消極厭世迷信是自利主義，不應存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生存競爭的時代，在民族革命科學建設的新中國裡，更無留存的價值，所以佛教在現在就發生了問題了。佛法究竟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呢，佛法的流傳已經有三千年之久，他的學理精博深奧，實在不是東西洋各種學說所能及，更非那執刀流血一神獨尊的宗教，所能爲比，佛教是慈仁博愛平等自由的宗教，已爲世界學者所公認，它發源在印度，光大在中國，東到日本朝鮮，南到南洋羣島，西到波斯諸國，及西伯利亞，到了現在，大有普及全球的趨勢，他的歷史的久長，流傳的廣大，信徒的衆多，歷史的淵博，可說在宗教中是空前絕後的，他有否存在的價值，還待我說嗎？

佛法是不是爲社會所需要呢？假使佛祇有存在的價值，而不爲現在的社會所需要，那和博物院的古董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中國自從和西洋接近以後，歐風美雨偏滿全國，全國中的政治教育，學術交通工藝商業，無不採用西洋科學的方法，改良建設，欲想進化爲文明的國邦，其實科學昌明，固然能加增人類無限的幸福，我們不敢抹煞它的功績，但用得不善，也會給我以無窮的痛苦，歐洲大戰，可爲鉄証。我們假使一一效法於他，而拋棄自己的特長，這如黑夜乘汽車臨到深坑，騎駿馬而到高山，求他不顚覆陷，那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慾望無窮，物質有限，用有限的物質塡無窮的慾望，勢必互相戰爭，互相侵奪，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學說生起，大家奉爲金科玉律，而人類的痛苦則更多了，小至家庭的需要，大至國家種族，相殺相奪，沒有一時安樂，復用科學的方法，精造殺人器械，飛機和炸彈，地雷和電網，鉅礮和毒彈，軍艦和水雷，種種的戰具，用到海陸天空盡量做殺人的工具，殺了許多生命，骨頭如山血流如海，聽了令人酸鼻，說了令人傷心，歐戰有七八年，死傷有幾千萬人，未嘗不是科學的成績，我們不將自己的所長，發揚光大，現在反而一一學他，豈不是使歐戰再起於太平洋的嗎？

自從科學昌明以來，他土的宗教既然不是維持人心，而物質文明的發達，又加增人類的戰禍，故此泰西學人，大家想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可是亞洲各國，他可以做東方學說的特長文化的結晶，而且流傳的歷史狠長，學理淵博，羣衆信仰，爲現在社會必需，而又能救他科學的弊病，那只有佛學了。因爲想滅科學的戰禍，減少人類的痛苦，而且使物質文

明，增加人群的幸福，則必先斷斷貪欲，想斷貪欲，必先灌輸佛學因果輪迴的說說，使他懼怕將來的苦果，而不敢爲爭殺的惡因，如果沒有戰禍，那人類的痛苦就沒有了，同時物質文明的幸福也可以安然享受到了。有人說因果的說因然狠好，但在科學昌明時代，注重証驗，就因果來說，必有爲之聯結相續，使得從因至果，相繼不絕，不然就違背了因果律的原理了，什麼東西能使因果相續呢：那就是佛學上所謂阿賴耶識了，這識具有能所執藏的諸義，以和雜染互相爲緣故，有情執爲自內我故，攝持因果爲自相故，故名能藏含藏諸法種子，又名所藏。衆生執這識爲我，是執藏，故此能使因果相續，識的種子不斷絕。世上人七天不食飯就會餓死了，所以就以爲沒有因果輪迴，而修禪定的人，數十年可以不吃飯，他的神識色身，一齊存在不壞，使得身子似房舍，自由出入沒有障礙，到了四禪空定，出世間的禪定，就更加不可思議，所以因果的成立，就是由這個識的相續，他所以相續，由于他藏有種子，執做內，我收攝得到因果的原故，善惡苦樂因果的不同，那是種子染淨的原故，這種子不是有堅定不變，因爲常常轉變重習，用善因熏的，成善果；惡因則熏成惡果，種子熏現行，現行熏種子，種子現行互相熏習，互相轉變，各斷貪欲的惡因，還有什麼殺奪的苦果呢。這因果的法則，固然盡善盡美了，可是只防未然之前，難救已然之後，現在優勝劣敗，弱肉强食的世界若想降伏剛强，救護弱小，禁止已起的戰殺，除去已成的痛苦，應該用密教威神，的力，折伏度脫，如來設教，折伏和攝伏的威德無量，遇着現在五濁惡世，如果以因果輪迴，禪淨之法，勸導和化度，就不獨不能信受，反被譏毀爲迷信厭世的事，如華嚴的厭世足王，攝化衆生，雖然只就一時機教相合而說，並不是說其他法門，不及密教了，本來我佛說法原來沒有大小顯密的不同，後來因爲衆生機性不同，所以教法也有種種差別，傳到中國以來成爲八宗，如天台宗的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賢首宗的華嚴大法，圓頓大教以及禪淨諸宗，皆由是殊勝難思，最上的法門中分裂出來的。最盛於華夏，無非淨土，淨土三根普被一世能够成辦，更是殊勝的教，若果全國的僧伽，人人獨知念佛，而不識護教利生，就使佛教漸漸衰微，或說生西之後，還可以迴入娑婆，度脫衆生，而今佛教垂秋，邪外熾盛，衆生剛强，群迷苦惱，必要等待慈航倒駕，先求自利而後才求利他，這遠水近火，勢難救濟，故此應該密淨同行，折攝互用，密教的殊勝，可能即身成佛，以生身佛身，同爲三大而成，假使能够依密修持，或用釋迦或用舍那爲我們的本尊，就我們身子即釋迦舍那的身了，量如法界，體如法性，既成佛道之後，就沒有貪欲的生死，沒有戰奪的痛苦了，天台宗的藏教，賢首宗的始教，修三祇百劫，才能成佛，尚且屬於權果，不是究竟佛果，難易之分可比可見。至於密宗的內容，不是專門修學，眞難知其詳細，等待他日有緣和諸位研究，總之科學更昌明，世界的戰禍更烈，物質更精巧，人類的痛苦更多，要想轉禍爲福，變苦爲樂，必用因果之理，防未然的貪欲，用密教的方法，救已然的戰爭，這樣現在的佛法，是不是有全在的價值，而且是不爲現在社會所需要的了。

佛法是消極的嗎

黃柳眞

我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而且口拙無才，怎會演講呢？所以講錯了要望各位指教！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佛法是消極的嗎？爲甚末要講這個題目呢？因爲世上的人大部分都以爲佛教是迷信的，是消極的，關於迷信一層問題較小，等有機會再和諸位討論，今天先論此題，其中有說得不恰當的地方，希望諸位原諒，這個題目可分爲五段來說：

（一）佛法畧釋

現在本題是講佛法是消極的嗎？所以應先將佛法二字大畧解釋一下，世人大多數認爲佛法是消極的，那就是他不能了解佛字的道理，若能了解這佛字的定義，就斷不會說佛法是消極的了。佛是印度話，中國翻譯爲覺者，即是大覺大悟的人，他既然是大覺大悟了，當然不是光睡眠吃飯，一味自私自利消極的人所能相比的，這大覺大悟，必具自覺覺他覺滿的三義才叫做佛，覺他，就是要能令一切人都得到大覺大悟。這可見佛自己就不是消極的人了。法是軌持義，就是依着這條軌道可以一定得到良好的幸福，總言之，佛法二字，即是依着佛所說的軌道而行，將來必能大覺大悟，離諸苦惱，得大快樂的。

（二）消極與積極的定義

消極，就是對于人生社會上，覺得沒有意味，社會上發生什末事情，什末災禍，一概不管，只願自己安樂罷了。對于人生方面，是悲觀的，以爲人生都是苦惱，沒有一點樂趣，以爲生於世間，數十寒暑，終歸於死，所以對於社會人生，沒有一點興趣而生起厭離的心了，這是消極的定義。積極，就是對於一切事不遺餘力，奮鬪勇敢積極進行，對于人羣社會中，創辦出很偉大，很有利益的事業來，這是積極的定義。佛教在這兩方面，是屬于那一種呢？這兒我可以負責答一句，佛教不是消極的，但是爲什末社會上一般人都說佛教是消極的呢，這種道理不可不知道，現在不妨來檢討一下。

（三）佛教消極之歷史的成因

佛教變爲消極的原因從歷史上考察可分爲幾點來說明牠

1 被歷朝專制君主的利用

君主是專制時代的皇帝，原始人類的神權時代那時候的人，以爲打風落雨甚麼都有神的，後來人多了，就有天子來

治理人民，是爲君權時代。到現在人民各有自主自治的力量，是爲民權時代，佛教就是在那君權時代漢明帝的時候流傳入來中國的，從前爲什末利用佛教呢？因爲佛教是說有因果報應的，這天子的心意說：我是天子，是上帝使我來治理人民的，你們人民一定要服從我，假使不服從我，將來必得不好的果報，上帝必加刑罰與你們，佛教說現在作不好的因，將來必感受不好的果報，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不離果。所以君主因此就利用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來圍範人心，在那各處名山起了許多寺院，把出家人居住，又用許多穀米財產來供養他們，後來這般出家人覺得很自在的，不要作工，又有屋子住。有飯吃，那就不須求學問，和懶得出來化度衆生了。同時也不修行用功，縱有，也不過盲瞎練而已。所以出家人漸漸成爲沒有用的人，就爲世人所看輕，而認爲消極的了。這是原因之一。

2禪淨的發達

禪宗和淨土宗發達起來，亦是使佛教表面消極的原因之一，爲什末呢？因爲禪宗的人，祇是遠離一切憒鬧，靜處開居，參禪用功，他們教人亦是這樣，一味坐着參禪，對于社會上的事一概不管，淨土宗的人亦是這樣，一天到晚一味念着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對于其一切事也是不問不管，對於社會好像脫離了關係，所以人們只看見外表就說佛教是消極的了。

3罷免僧考

清代以前的人，出家必須考試，通達經典眞合資格者，才許出家，給與度牒，這如世間讀書的文憑一般，必須有了這度牒才算出家，所以從前的出家人，個個都是合資格的，有學問的，到了清朝取消僧人考試的制度，於是目不識丁，不知出家何解而出家有之，因家庭變故一時忿恨而出家有之，乃至兵士乞丐什末人都可出家，佛教中有了這種出家人，於是不明佛法的人，又悞認是消極的了。

4應赴之弊

現在有許多出家人都以應赴經懺爲業，誰家死了人，就去替念念經，這樣被人看見，就說佛教是死人的，不是活人的，人死的時候才用到他，人不死的時候他是沒有用的，因此世間人以爲佛教是消極的沒有利益于人羣的了。從歷史上考察佛教的成因，就是因了這幾點，究竟佛教是不是消極的呢，不是！不過從他外面來看，妄認爲消極罷了。

(四)大乘佛教眞精神之所在

大乘佛教的眞精神是怎樣呢？佛所說的教法就是一箇救世的總方案，把積極主義來自度度人，具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以救世爲前提，使一切人脫離痛苦，得究竟的快樂，這是佛教的眞正宗旨，也就是佛教的眞精神。

(五)今後如何使佛教改變其舊的病態

佛教的眞精神，既然是積極救世的，而現在佛教的表面已變成爲消極的，然那末怎樣方能改變其舊的病態呢？這亦

可以分幾點來說明它。

1文字宣傳與口頭宣傳

欲挽救佛教消極的病態，當然要宣傳佛法，宣傳佛法不外口頭宣傳和文字宣傳，文字宣傳須有學問，發爲著作言論，使佛的教義流布十方，除此還需要口頭宣傳如到處講經或作通俗演講，以啓發人們的信仰心，使之共同利益社會大衆，這樣才可以革除佛教消極的病態。

2指正學佛人之動機

現在有許多人發心學佛，而他的動機大都不正的，即如有些官僚和一般在家居士，他雖然明白佛理，但他說，我現在年紀少壯待我五十歲時功成名立，萬事具備，那時才修行也不遲，可見他學佛的動機都是爲的自利的，並不是爲利他的，所以現在應當糾正這些學佛人的動機，學佛人必須以自利利他積極救世爲動機才對啊！

3整頓內部

佛教的衰落原因，皆由內部腐敗，故須從其內部整頓起來，才能挽救那些消極的病態。

(二)禁止濫傳戒

因爲有些出家人受戒大都不知道戒是什末，單是剃光了頭，穿了出家人的衣服，跑到開戒的地方去燒了幾個香疤，就說，我已受戒了。他既不知戒爲何物，當然不能守戒，假使不能守戒，受戒有什末用呢？受了戒來亂作亂爲，倒不如不受戒，還可不負受戒的人不知戒是甚末，有時連傳戒的人自己也莫明其妙的，這樣看來，這種濫傳戒佛教末有什末利益呢？

(二)禁止濫掛單

中國叢林制度，出家人到處可以掛單，對於衣食住的問題，很容易解決，在俗人，必須很辛勤地作工才可能解決衣食住的問題，他們看見出家掛單這樣容易，於是社會上游手好閑的人都去出家都去過掛單的生活了。這種不求學問又不修行用功，一味吃飯睡覺的出家人有什末用處呢。

(三)禁止濫收徒弟

現在許多出家人不識佛法是什末，不會修行用功，只是收了許多徒弟，又不使他求學也不使他修行，一點用處都沒有，只做着世界的寄生虫，人們看見了，往往發生出一種毀謗的論調，因此上幾種都要禁止，但不是永久的禁止，不過必須有限制，假如永久禁止那就世間上沒有出家人了。怎樣限制呢？就是要有道德有學問合資格這樣出家才有用的。

(四)辦學校

現在既然想宣傳佛法，想改變其消極的病態，但是出家人沒有智識沒有學問，又沒有道德，怎能宣傳佛法教化衆生呢？所以必須從開辦學校培植人材整頓內部做起。

(六)怎樣使佛教世界化

佛教講大地衆生皆有佛性，一切有情都是平等，佛在印度出家時，就是不滿意當時印度階級。佛有隨類化身，就觀察衆生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度脫之，對于一切衆生既是如此看待，當然無所謂國界種族等等的分別，現在世界上

佛教戒殺原理

照眞

今天我講的問題叫做佛教戒殺原理，佛教我們戒殺是甚麼緣故？

(一)從衆生平等上說殺是惡業

先當明白一切衆生，本來平等，與諸佛也沒有差別，佛陀曾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所差別者，衆生從無始時來，作諸惡業，遺失眞心罷了。衆生既輪迴六道，展受愛生，一生中必有父母，乃至男女親屬，所以現在我們敢說誰不是我們前生的父母眷屬等人呢！因爲業障深重，才托生異類，變爲雞犬牛羊等畜，難保我們天天取殺的生物的肉，不就是我們前生的父母眷屬，蒙着眼殺着自己過去的雙親眷屬罪，非常之亂，歐非兩洲，已經發生戰事，從報紙上看來，死于炮火之下的已不知幾千萬人，這是物質科學發達的結果啊？本來科學本身無所謂功罪，你用之於善則善，你用之於惡則惡，現在利用科學殺人的人，所壞者就是居心不善，假使全世界的人都信仰佛教，奉行佛教，都知道教佛因果的眞義，自業自得，毫無舛錯，你自己要享幸福，就要自己想法子，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一切衆生從始來，互爲父母眷屬，只因隔世方不相識，現在我們明這一層，就不會去做作殺業，能够全世界的人都這樣做，那末所有世界上的一切槍炮都沒有用了，全世界上的人都能依佛教的道理從改造心地做起，則全世界無國界種族之別，大家一體同觀，無有彼此，互相幫助，這世界就變爲大同世界了，不過話雖這樣說，只是空口說是沒用的，必定要實行起來才有功效，所以我們要負起責任來努力宣傳，使佛教世界化，那就是我們佛教使命和責任，今日大家既知佛法是積極的就希望大家先從自己實行起來，努力解除佛教消極的種種弊端，那就是我今日演講的目的，我的智識淺鮮，對於一切事物的觀察很蒙昧，其中有說錯了地方，望諸位慈悲指教！

那過失眞大極了。並且結成萬劫不解之讐了。所以中國古書上也說：上天有好生之德，愛護生命者，天當賜之以福，若殘生者，天當賜之以禍，老子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這是一定的道理。所謂惡業既深，惡報難逃，現前干戈擾亂，盜賊水火等禍，未來則受種種刀山劍樹寒冰地獄等無量諸苦，說都說不盡呢。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造出了極大罪業，漸漸於覺之中受最大之痛苦，所以佛云：殺爲諸惡之首，放爲衆善之先，要滅除天下的各種災難，必要先挽回這個仁心，起一念平等博愛之心，然後方得享太平的大樂，梁啓超先生說：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果在千百年以後，這就是說明因果律的一個好証據。

(二)生的眞義

凡是生命莫不怕死，求好的地方住，令身心安樂，求好的食用以滋養身體，這是人的常性，所以不惜殺牠的生命，而滋補自己的身體，這是很不合道理的，因牠也想保護自己生命，發展自己的子孫，只看屠人殺羊的時候，當捉羊時，若捉着母羊，這羊必不願行，似乎知道一去必不回來，是以悲鳴回視牠的兒子，這群羊兒，也在很悲哀地呼牠的母親，但狠心的人們不理牠，爲了口腹，那願到牠子母分離，本來物既生存于宇宙，我們應當憐憫牠業障深重，不幸墮于畜生道中，放生集云：我肉衆生肉，形殊體不殊，若說這六畜是弱小者，我是强大，應該任我烹殺，則大官對我們小民，也該隨意殺戮和殘害了。又有人云：背脊向天的，應該爲人所食，那末，小孩子未能行走直立時，有時扒地而走，這孩子就應給我們直立的人吃了，所以這話也不合理，我們要竭力反對這種荒謬絕倫的怪論。

(三)殺的種類

殺的種類，分別起來約有五種：

一意殺（或人或衆生）

二自殺（或人或衆生）

三敎他殺（或人或衆生）

四自殺（人）

五自傷毀身體（人）

意殺者，手雖不動，而已動了殺心，已是佔殺的成分之一。二，自殺，自己親手用種種殺法，傷害牠命，故名自殺。三敎他殺，自己不殺而敎他人用種種方法殺牠的身命故名敎他殺。上三種或殺人或殺衆生沒有一定。四自殺這個自殺與前面自殺不同，前者是殺他，今是殺自己，將自己性命殺死故名自殺。五自傷毀身體，無緣無故將自己四肢殺斷或是毀傷。此上五種，皆有罪過。

(四)殺生罪過之證明

楞伽經云：佛對大慧菩薩說：凡欲求脫苦者，不應食肉，若食肉者，其身體必染着畜肉的汚臭穢垢氣味，亦是吉神仙人所討厭不親近的，昔日有位國王名獅子生，很好食肉，因吃得過多，漸覺不甚香美，遂至食人，百姓不堪其苦，群起反叛，後失國位，得極太苦，此由業隙深重，天神厭惡，怨魂擾亂，所以才顚倒至於食人肉，諸位欲離禍苦者，必要戒殺放生，以求未來的善果，切不可亂造惡業！

(五)肉食與素食利害之比較

肉食對於衛生其害甚大，眞是欲利己身，反成大害，因一切動物，其中有不少微生蟲，若吃下去，則其毒菌於人之

臟腑之中，會發生種種惡病，而且肉食不易消化，因牠是精血所成，若消化力不足，也就成爲一種毒物了。若菜蔬則不然，因牠是空氣所成，體質清潔，有益身體，豈能健胃，菜能生血，又易消化，是以對于衞生有極大利益，但這樣說，恐有人反對我是迷信，我現今舉個証據給各位聽：近年歐美各國醫生，研究肺病，其原因食牛肉者十居其九，這種病最多在美國，並且這種病根不能斷除，歐美各國醫生，皆提倡素食，就是我們本國也有很多人在吃素，難道他們也迷信嗎？現在各位明白殺業的因果又明白肉食與素食的利害，請各位提倡素食，現在既可康健，將來又得免地獄的苦報，這就是學人所盼望的一件事，我才疏學淺，不善演說，若有開罪諸位之處，還請各位指教原諒！

正信與迷信

法師慈悲，社長慈悲，諸上善人慈悲！衆同學慈悲，學人在本社求學，忽覺又是第二個學期了，因爲學人根性愚魯，所以學問方面毫無進步，我自己眞感覺十分慙愧！今天勉强上來講幾句，還望大家指教！

人是具有理智感情的動物，除了想法子解決衣食住的問題以外，有時會想到人生宇宙問題上來的，只要是人，有時都會想到天地從何而來？人生從何而來？兩個問題太大了，那能馬上答出答案來呢？於是有的人就會懷疑起來，以爲這人生太神秘太古怪了，由懷疑而恐怖，由恐怕而生出消極心來，認爲人生是無味渺茫的，從認爲渺茫而不肯替社會做事，這是多末危險的事，現在我們假是自己認爲是具有感情和理智動物的人，以爲人生的目的，不僅是爲衣食住的解決，還要對于人生宇宙的問題找到一個解答，那末，請諸位對我今日所講的問題，加以注意，那就是我今日演講的最大希望了。

人生何以要有信仰？無信仰不足以成事，所以經中說：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根。萬法門頭，以信爲首，我們欲成一事，必要具有信仰心才行，信仰有兩種，一感情的，二理智的，感情者如我看見一件東西心裏非常滿意必欲得之而後快，理智者，喜歡運用思想發明學理辨別是非。

釋迷信——感情的

基督教說：惟有上帝最爲尊貴，稱爲上帝，我們要想長

久快樂，死後得生天國，那就要敬仰上帝，要服從上帝的命令。不然，縱是現在不受法律的支配，將來總是要受末日審判的。這種宗教信條，對于人生有極豐富的麻醉性，有時實在可以補助政治法律的缺陷，但是對于宇宙人生的問題他也沒有確實的解決，假使我們信仰他，以爲能得究竟的快樂，那眞和是一般迷信的人一樣了，哲學研究人生宇宙的眞理，但求明白而不求實證究竟的，故對于人生宇宙的問題，也不能解決。科學是研究物質文明進化的道理，從前未有科學家發明汽車火船飛機，我們往來很不利便，現在水路有火船，陸路有汽車火車等，交通便利，商務發達，人類生活逐步提高，勞力減少，免除種種不人道的痛苦，這實是科學加惠於人類的幸福。但，科學有時對于人類也有很大損害，我們試想從前未有科學發明的子彈和槍炮，雖有戰事而殺害性命是很少的，現在有了彈子槍炮，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這個全世界都摧毀了，可知科學也有害處，假使我們不會善用，我們人類的痛苦，則更加劇烈，由此可知科學也不是一種究竟的東西了，道教在修仙，他所講的道理，無非是清淨無爲，不染俗塵，這是消極的思想，對于社會沒有一些利益，可知它亦不能使我們得到究竟的快樂的，儒教的道理，無非是三綱五常，仍屬世間之法，孔子曾說：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侍人，焉能侍鬼，由此可知到他完全沒有解決人生宇宙的問題。如上所說，各種宗教，總不出乎三界之內，吾人迷於感情，執爲究竟，那就都是迷信了！

釋正信——理智的

有些人未曾研究過佛教教理，往往說佛教是迷信的，殊不知佛教的道理，是使人明心見性，直達人生宇宙之本源的利器，只是大家認錯罷了。我們現在要認識整個的佛教，先要知道三寶。三寶者，就是佛法僧三寶，佛出生在印度，故佛是梵語，我們中國翻譯名叫做覺者，是證到宇宙人生眞實道理的圓滿覺悟的大聖人，覺有三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者，能知一切諸法本然清淨，了知一切非心外得，是名自覺。覺他者，能觀一切衆生，受生死苦，發大悲心，所謂同情博愛，開示一切衆生，使他們離苦得樂是名覺他。覺行圓滿者，以能自覺覺他心性光明，無時不覺，無處不覺，是名覺行圓滿。法寶者，是由圓滿覺悟大聖人把自己取證悟到的眞實道理，和自己用怎樣方法去覺悟的經驗的告訴，即現在所流傳的三藏十二部經教。現在佛已滅度，道法不自言，必假人力代佛宣說，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能弘法者，謂之僧寶。僧寶是梵語，華言和合衆，此有六義，（一）身和同住，（二）口和無爭，（三）意和同悅，（四）利和同均，（五）見和同解，（六）戒和同修，故名六和。這是僧寶的解釋。三寶是啟發宇宙人生眞理的源泉，除三寶外別無眞理發現的可能，怎樣佛法僧會稱爲三寶呢？所以寶者，從佛法僧，可以使我們人類的精神上得大解脫，得大自在，得到究竟快樂，故稱爲寶。但是這個寶是不同世界財寶的珍珠瑪瑙的，世間珠寶，與我們生死沒有關係，縱然富有萬貫，臨於臨命

終時，一文銅錢也帶不去，所以這種財寶與三寶是大有分別的。現在我們既然明白了三寶有這些好處，又知道正信與迷信的分別，我們應當發起正信心來，實行做去，方得佛法眞實利益，要知到惟有信仰三寶才能使我們人生痛苦可以得到究竟解決，信仰其他的科學哲學等等萬能，那就是走錯路了。除了三寶以外，其他一切的學問，只可以解脫人生一部份的痛苦，他是不能令我們人生得到究竟快樂的。依照佛所說的教法，再親近大善知識，則保你能得到一種最圓滿的幸福，解決人生宇宙大問題，但佛教所講信仰，不是勉強的，在你未生信仰以前儘可研究，儘可疑惑，假使佛經中不能解決對于人生宇宙問題的疑問，那你當然不能生出信仰心來，所以這一種信仰，就叫做正信，希望諸位。將來有機會研究佛學的時候，必須從理智方面着手，不要聽人說好就以爲是好，不然，那也就是迷信了。因爲你雖然知到好，不能說出好的道理來，那與迷信科學等等有何分別？佛經中道理，若果詳細講起來，不是一二個鐘頭，可以講完的就此帶住。

唯識與淨土之關係

鄺碧霞

佛學的精妙，在能包括孔老諸子和糾正西洋各派哲學的錯處。爲什末呢？因爲世間學術，多由于比量或似現量勉強施設的，故立論雖有特到之處，其實他邪謬錯慢的地方，也狠多狠多。佛自成了正覺以後，依眞現量爲衆生轉法輪，由弟子結集經教，後來學佛的人便依着這經教，揀擇世出世間一切諸法，這叫做聖言量，由聖言量所辯擇的一切事理自然眞而不妄，正而不謬，所以我說只有佛教才能包括諸子及科正西洋各派哲學謬說啊。關于世間學說，經科學家實事求是和哲學的精密分析，已是洋洋大觀，雖能自利，而在利他攝受衆生的方面，這是一個大缺點。因爲大乘攝他爲自，兩利互融的，華嚴五地菩薩，廣學五明，徧盡世間一切諸法，這都是擴充利他的範圍，現在學佛的人，想行菩薩道，出善妙方便，同利自他，觀察整個三藏十二部，不如宏揚唯識一宗，因爲這一宗廣明法相，分析入微，理無不窮，事無不盡，疑無不遣，執無不破，行無不修，果無不證，一切邪說斷見，無不披靡，所以現在想要大衆同入佛法大海，則唯識最爲契機，唯識名相狠繁，旁徵博引，不是利根，難以入手，中人以下，更無從問津，這不是攝機不能廣大嗎？但，我們要能够妙應時機，作自利他的資糧，則應該了解在唯識，修行歸淨土。因爲唯識是通教的方便，所以智無不備，以淨土爲

實行的歸趣，所以悲無不圓；眞是發大心的人，想建大法幢，普潤一切群機，不會以我這一種話當做空話吧！

世間談唯心淨土的人，常常執理昧事，所以淨名言心淨即土淨，只求心淨是了。有人說沒有眞實的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這樣說法的人，不獨不了解淨土，而且自己也不了解唯識，爲什末呢？既說一切唯識，那末淨土是唯識，娑婆也是唯識所變，彌陀唯心，衆生也是唯心，怎末在心之外還有假法的淨土和彌陀呢？因了這種緣故，若是離開唯識而談淨土，這淨土必不眞。如西方偈上說，花開見佛悟無生，既求往生而復悟無生，非是深達唯識之旨者不足以和他談這話，若是離淨土而談唯識，那末這唯識就不透徹了，像這種高談萬法唯識，獨不信有唯識變的淨土，那就是執着識外有實我實法，這還成什末唯識呢。

生命論

照眞

宇宙間的形形色色，雖有千變萬化，其實也無非是有生命和無生命這兩種現象罷了。看看山木欣欣向榮，江水滔滔向東流去，就他表面上說，固然是有種長大變化的潛勢力存在那裏。但我們爲什末不說水木爲有生命，而單指人類爲具完全生命現象呢？因爲他是萬物之靈啊！人既爲有生命現象的動物，這生命從何而來？這倒不可以不研究一下的。

有人說生命的來由，係由于無生命的物質變化而成，他的根據是由于化學上許多種元素可以構成人體一說爲証，但反對的人，則又說：生命係從有生命的物體父母體所生出，定不能從沒有生命物質來做成的，化學上許多元素，能够造成人體，爲甚麼不能造成一個活潑潑的人呢？現在既不能造成了一個活人，便是生命不出在沒有生命的物質裡，這是可以斷言了。

但是生命既由父母身體而來，向上數定有一個最始的男和一個最始的女，那個男女你不能說他由父母生出了，既不是由父母生出，他的生命又從那裏來的呢？我知主張生命從父母體而來的又無辭以答了。

在我的意思，以爲生命本屬固有，從古至今，它是很自在的遇着適當的機會就會生出，否則就潛伏着，現在我姑且用日常的事理拿來證明我的話，考察物理有動靜兩動力，動的有現象可見，靜的潛伏不興起，生命亦有動靜的力，在白日就動，所以一切現象都可以見到，黑夜昏昧，聲息全無故

靜，但是睡熟的時候，聲息都沒有，這就是說在潛藏的時候了。你不能說生命就是停止在夜裏。從前人有一首詩說：晨昏小死生。這意思因爲晨起像死的再生，昧昏就臥。以由生而入死，這特就生命現象的一小部分來說的。擴充來說：生命的大死生，即同于晨生暮死亦無不可。因爲人死了只在生命現象上告一段落，其潛伏力固然存在，遇有相當機會，仍舊復生的，不過復生的生命和前生的生命現象不必盡同，這要看時機如何而定；所以，說生命出在沒有生命的物質或是由於父母體者這話未免有些說不通，不如說生命本身常存爲滿，因爲生命常存，故無始無終，現象有時發現，有時潛伏，那是關于機會，但生命雖無始終而實有變化，他的變化是秩序的，我們若能明心見性，則可順着他的秩序來尋求這個生命的來源，至于談到生命的創造，那就要看各人的根底是怎樣了。

佛性眞詮

潘樹眞

談到佛性從前有過一性五性的諍論，其實是可以會通的。太虛大師說過有情衆生以覺爲自性，如火以熱爲自性一樣，既分爲火，不過熱的量有多少不同罷了。這沒有熱就不算是火了。我們衆生也是這樣。既以這覺爲自性除了這覺悟性也就不叫做有情了。這樣可算不覺亦覺，無明亦明，起信論有云：因不覺才說出這本覺，由本覺才說出有始覺，可見得証到這覺的人，都是程度的差別，實在沒有一個衆生不具覺性的。因爲本覺之相，和牠的功用未顯故說是不覺相。或說牠是無明了。其實這無明任牠怎樣深重，也只是表示這覺相和覺用的微弱罷了。而這覺體不動時，覺性亦沒有壞的，這可用風和水做譬喻，凡夫叫做不覺，其後有相似覺，分証覺，到最後証得佛果時，就名爲究竟覺，到這時候無所不覺，由這點可見得衆生自無始以來，已經有無量無邊的無明者原沒有無明的實體，可是覺量隱藏時，就叫做無明。造罪的人覺量減了一分，就是無明增一分，修行覺量增加一分，就是無明減了一分，增到極點就是地獄，減到沒有，就是佛果，故說無明是明，體即覺性，非明以外有無明體，像起信論詮生滅門的眞如，名本覺亦覺眞如自體相。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說不空，就此二空所顯無明淨盡的覺體名眞如，故亦說空。因爲這樣空不空的意思，就是這覺性上的無明的隱顯義罷了。故云眞如熏無明。也就是覺相漸顯而無明漸微了。無明熏眞如呢，就是覺相隱而無明漸顯，明白此義，就知眞如無明相熏，亦知衆生皆有佛性，故起信論之義，宗華嚴圓覺等而立，若彼疑無明眞如不相熏呢，那是宗唯識立種子義

○故云佛性有五種的差別，就無漏種子不具說無般涅槃法者，缺三種無漏種子。就立無性，就不具法空智種呢，立聲聞性緣覺性，就兼具二空種者立不定性，就法空智種獨強立如來性，說法空種子不具就不能起法空智現行，斷所知障，不斷所知障則不能成佛，惟如來性法智種獨強故決定成佛，不定性兼具生法二空智種，故可以成佛亦名有佛性，其餘二乘以下不具二空智種不能斷障成佛者，則皆曰無佛性。以此立五性的差別，即說有情中有有佛性的，也有無佛性的，實則這也不可執，唯識論說種子是本識上的功能差別，不同世間穀麥等種，有實形體。本識是體：種子是用，種子是因，所生是果。我們衆生從無始以來輪迴六道，其本識中含藏一切漏無漏等功能差別，如惡叉聚，但遇緣即起現行，以有漏法熏本識，使無明增長，覺漸不覺，故可云無明熏眞如，以無漏法熏本識，便覺性益明，無明漸無故，亦可云眞如熏無明，但眞如無明相熏習，不過同依本識上漏與無漏功能差別的一種對治法，若依起信論有情性覺即是佛性來說，就此無漏種子，實在無始以來都皆具足，惟彼執有無性者謂不具無漏種子，無般涅槃法，不知這漏和無漏，其體是一，只有程度之分，漏最多者，爲人天種，即云無性。次則聲聞緣覺漸以漏少由其自許亦云無漏，從大乘說：漏已更少，乃名不定性，至如來性完全無漏。足見有漏即無漏性體，不過無漏功能差別微薄時，即名有漏，就無漏功能之微薄，爲立二障，再從無漏種上障重的立無性，次立二乘不定至如來性，其障始盡，漏始無，然就護法學說謂無性爲不槃法，亦僅能通在本有種言，若許有新熏種則無性二乘等諸佛菩薩種種的熏習，亦可能在其自識上新生無漏功能差別。依起信言實則障薄權名新生，其實皆可說是有涅槃法，決定成佛的。法華經首言開示悟入佛的知見，次則說方便云，乃至童子戲，若草木乃至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如是諸人等，漸漸積功德俱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次對聲聞小乘，皆授記作佛，又曰佛種從緣起，是故作一乘說，因有佛菩薩因緣熏習，則無五性等別，皆當成佛，以是義故，太虛法師嘗立二門擇佛性，一曰現實如是門，觀現前一刹那心，法爾如是，若不俱如來性呢則永不成佛，這是就三十唯識中本有無漏種子而言的，二曰展轉增上門，不論本有無漏種否，但得諸佛言教等强緣增上熏習，皆可成佛，這亦是就二十唯識頌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而立的以此二說會通而談佛性，最爲圓足，亦能通華嚴圓覺涅槃法華等義，而又不礙於唯識家的所言五性，那末佛性有無之諍不是從此可以息滅了嗎？

鄂西破天荒處的女刊物 **佛海燈月刊** 打倒一切神權迷信！啓發如理正智正覺！

「國難」期間，凡爲國民者，應當人手一冊，優待陸，海，空武裝同志及各級監獄，拘留所人員，索取祇收寄費二角四分。文化團體以及宗教團體，一律半價，郵費每期二分欲知如何共赴國難。請看「佛海燈」

全年十二期。每月十二日定期出版，定價壹元弍角

主　編　人。陸軍步兵上校毛振興

總 發 行 所。沙市中山一路佛海燈月刊社

（郵票代洋以半分一分爲限，逾額及限省郵票不收）

出家眞義

黃淨晃

夫吾人之眞如自性也，常寂常照，離能所之幻象，不生不滅，絕凡聖之假名，無去無來，亘通三際，非中非外，含裹十虛，謂之爲有，則不立一塵，謂之爲空，則圓具萬德，離心緣相，情識不能測度，超文字關，語言莫可形容，此眞如自性之本來如是也。然則如是者不假修持何必現出家相而修證耶？識以最初眞如不守自性而不覺，一念妄動，迷本明而爲無明，障本覺而爲不覺，則本有智光變爲能見之妄見，令無相眞體，轉爲所現之妄境，始焉以妄心配妄境，繼焉以妄境熏妄心，於是心境和合，執著轉深，由是認漚忘海，戀四大之假名，逐妄迷眞，終六塵之緣影，起惑造業，隨業受報三界輪廻，末由解脫。嗟乎！苦海茫茫，濫觴一念，欲得解脫，還從念求，然此妄念爲力最强，雖欲斷除殊非容易，必須生死心切，勇猛精進，發廣大之心，離世俗之家，安居蘭若，上求佛道，立堅固之願，下化有情，親近明師，參求正法，從聞而思而修，因戒之，定之，慧之，或研敎以解明理路，或持戒而衝破結門，或參究宗乘頓明心地，或勤修禪淨徹見性天：雖權實頓漸之不同，大小偏圓之有異，然皆不出乎戒定慧三學，而治貪嗔痴三毒，又爲定慧二種法藥，對治昏散二種病情，定即寂而常照，慧即照而常寂，寂照一如昏散自斷，始則見思惑盡，分段之生死已離，次則塵沙惑除，變易之生死亦斷；終至無明頓破，自然寂滅現前，此則悟時返妄歸眞，如是修證，斯爲眞正出家，否則徒冒虛名，剃髮染衣，認爲佛子，而其行爲，對於三藏經文，不聞不問，徒事食睡而已，試觀乎全國應酬僧尼，不可勝數，身雖出家心不向道，汚名逐利，雖然自作自受，而予佛敎莫大之影響，殊可惜也。故出家者，必也宿種靈根，承願再來，悲衆生之沉淪，現凡夫而得度，般若緣深，等優曇之秀麗，此後從體起用，帶果行因，本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現身塵刹，普濟羣生，法輪與願輪而常轉，廣傳諸佛之心宗，懸日共佛日以並輝，永續如來慧命，俾得燈燈相傳，明明不絕，覺性融通，悉入甚我覺海，覺行圓滿，盡登無上覺場，此後盡未來際，上弘下化始爲多也。噫！韶華易逝，歲月難留，一寸光陰即一寸命根，佛法難聞，聞佛法一音即一粒菩提種子，住此世界，壽量幾何，一息不來，便是後世，與言及此，能不寒心？至於身則四大假合，何處堅牢？九孔所流，徒是臭穢，縱得百年壽考，終如處幽之蠶，即論千歲仙人，仍是守屍之鬼，長囚胎獄，永錮形山，是大患之所存，非智者所當樂也。是以吾人應深明幻境，痛念無常，捨凡相而成佛相，從此自覺覺他，同乘般若慈航，三覺已圓，共達毘盧性海，行願圓成，萬德具備，即入海印三昧，證實相於一乘，然後由本垂迹，徧度衆生，大轉不二法輪，豈非千生萬劫之大事因緣哉？

本苑各部攝影



苑長何張蓮覺居士肖像



客堂側面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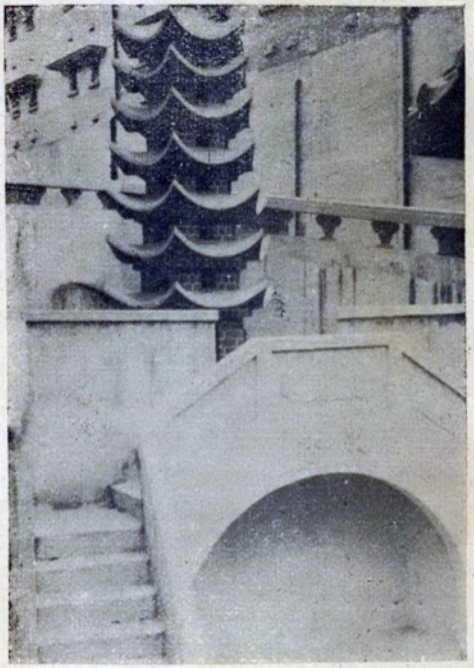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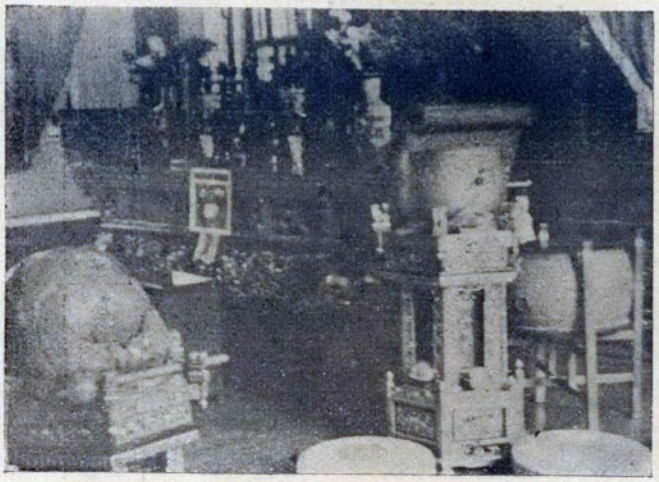
全體教職員合影

本苑正門前一幅



大殿後衆香園衆香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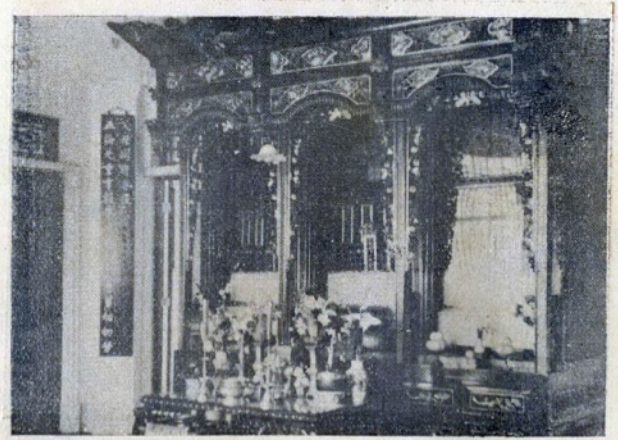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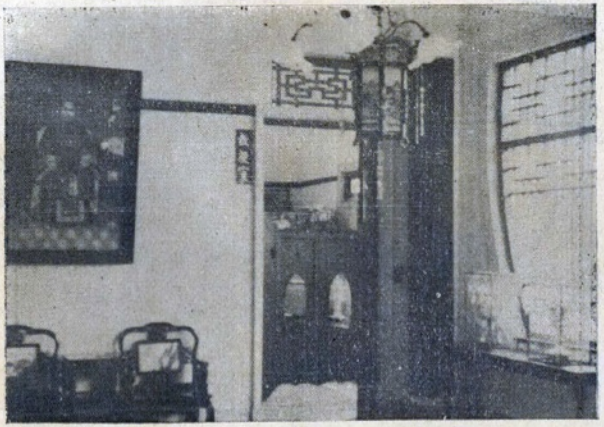
大殿法器之一部份



佛學社上課時



大殿佛龕



教授室前一幅



圖書館側面



義學上課時



社長在佛學社訓話



佛學社全體學生



義學學生一部分攝影



祖堂側面攝影之一

東蓮覺苑一年大事記

林楞眞

現在一般人在大聲喊提倡僧教育，這話雖似不錯；但是十幾年來僧教育依然是很沈寂的，沒有極顯著的成績。因爲中國佛教雖有幾十萬人除了少數講經的法師以及佛學院的學僧之外，多半是向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與過經懺生活的二條路上走，所以佛教到現在仍是這樣糟糕，縱有大心的僧伽和居士們發起無畏的大精神興辦佛學院，可惜都因經濟問題，曇花一現，未得圓滿結果的很多。所以我們女衆的佛學院也不能離去這種困難啊！東蓮覺苑的主人何張蓮覺居士，見到這種情況，憐憫我們女衆有志的青年沒有求學的機會，發起菩薩心腸，費了十多萬血汗的金錢，創辦這間東蓮覺苑，牠的宗旨，純是栽育弘法人材，自利利他，救濟世間的，其中分設佛學社及女義學在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正式開幕，直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的時光了，在這一年中間所經過的種種事，實有一紀之必要，現在不妨把牠一一敘述出來：—

東蓮覺苑佛學社的部份，分爲甲乙兩級，學生共有數十，比丘尼和優婆夷各佔一半，課程和普通學校一般無二，不過以佛學一門爲主課罷了。他如國文，地理，歷史，公民，國語，英文，算術，佛史等莫不應有盡有，每天上午分授國文史理英算等，由潘慧凝女士何尙德女士分任，下午文法佛史佛經等由靄亭法師，通一法師和我分任，甲級佛學現在講楞嚴經，乙級講佛乘宗要論，每逢星期五作文，星期六下午佛經問答，星期日舉行通俗演講，每月月試一次，蓮覺居士必親臨監考，所以學生成績並不十分惡劣。

寶覺佛學義學教職員履歷表

名號	履歷	職務
何張蓮覺	歷任香港澳門寶覺女校校長	社長
靄亭	華嚴大學肄業歷任竹林佛學院院長	教務主任兼教授
通一	安徽九華山佛學院畢業歷任玉山佛學社嶺東佛學院教授	教授
延年	澳門功德林佛學院肄業	訓育主任
林楞眞	日本橫濱大同學校肄業	教授
潘慧凝	香港鑰智中學畢業歷任澳門寶覺學校教授	教授
鄺惠貞	香港聖保羅女書院肄業歷任南華國技部主任	教授
嚴潔卿	香港官立女子師範肄業	教授
嚴碧桃	香港約智中學畢業	教授

寶覺佛學社全體同學一覽表

名號	年齡	籍貫	通訊處
照眞	拾捌	廣東順德縣	大良東門高第巷
慧眞	廿六	廣東順德縣	青山祇園別墅

空寂	廿八	江蘇崇明縣	江蘇蘇州木瀆鎮
淨根	廿五	廣東順德縣	屯門清涼法苑
海寬			
懿峯	廿六	廣東潮州縣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菴
欽誦	廿五	廣東潮州縣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菴
妙譽	廿三	廣東潮州縣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菴
見發	廿四	廣東潮州縣	潮州北門方巾巷慧清菴
通彥	拾玖	廣東中山縣	中山見隆里永建菴
覺眞	廿二	廣東中山縣	中山紫照街紹隆菴
妙理	廿三	廣東潮州縣	南澳縣聚福菴
宏平	廿五	廣東潮州縣	南澳迎雲菴
應良	廿四	廣東潮州縣	南澳迎雲菴
朗眞	廿四	廣東惠州縣	元朗眞安園
柳眞	拾捌	廣東順德縣	荃灣千佛山東普陀
智眞	廿五	廣東南海縣	屯門清涼法苑
樹眞	廿三	廣東新會縣	沙田紫霞精舍
法緣	拾玖	廣東番禺縣	深水埗福永街三十二號
淨晃	廿六	廣東新會縣	江門象溪路黃家巷
善勤	拾陸	廣東順德縣	廣州青紫路錦榮北卅號
養慧	拾玖	廣東新會縣	深水埗長沙灣道一四號
碧霞	式拾	廣東新會縣	澳門下環街四十二號
淨如	拾柒	廣東中山縣	大埔禁山村
麗清	拾陸	廣東順德縣	旺角西洋菜街
寬隱	拾捌	廣東新會縣	深水埗福榮街三十二號

甲級

時間 \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時至九時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九時至十時	國語	歷史	算術	英文	作文	公民
十時至十一時	地理	英文	地理	歷史	作文	算術
二時至三時	佛史	文法	佛史	佛史	文法	佛史
三時至四時	佛學	佛學	佛學	佛學	佛學問答	佛學

乙級

時間 \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時至九時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國文
九時至十時	國語	歷史	算術	英文	作文	公民
十時至十一時	地理	英文	地理	歷史	作文	算術
二時至三時	佛史	文法	佛史	佛史	文法	佛史
三時至四時	佛學	佛學	佛學	佛學	佛學問答	佛學

備註：每日上午六時由鄺惠貞女士教授拳術一小時，甲乙兩級同時

寶覺女義校學員姓字表

一年班

陳妙蓮　黃妙玲　黃銀崧　林惠卿　楊肖華　陳智卿
王見琼　曾月娥　梁桂芳　謝有聯　呂金英　陳玉珍
岑觀娣　張麗琼　陳羣勝　陳秀英　曾旺弟　古杏芳
魏錦英　甘秀英　甘苑和　郭　蘭　麥杏芳　朱麗羣
陳惠容

二　班

張妙珍　陳惠英　劉三妹　何本西　吳瑞儀　黃惠金
吳寶銀　史惠文　蘇惠珍　朱麗芳　蔡連卿　陳連英
馮敬巧　蔡燕新　梁以鏗　姚惠瓊　梁桂嬋　仇桂施
黎秀珍　劉少珍　容麗卿　許佩華　黃景娥、羅倩儀
董瓊珍　趙瑞嬌

三　班

蔡玉蓮　李月崧　林瑞英　周秀珍　陳少瓊　姚惠芳
阮玉瓊　柯玉珍　黎肖珍　阮淑貞　馮瑤蓮　楊秀珍
仇桂施　鍾影梅　梁金嬋　鄭淑貞　陳銳容　梁雨村
莫兆儀　林月清　謝素梅

四　班

謝引枝　李愛瓊　梁初長　黃佩霞　阮惠貞　汪美嬌
崔瑞瓊　潘麗英　陳卓蘭　陳秀華　孫惠貞　招寶鑽
唐玉珍　胡秀貞　張如好　黃銀秀　黃潔蘭

五　班

張淑儀　劉德貞　馮佩芳　張惠芬　趙瑞娥　陳婕妤
廖瑞聘

六　班

蕭少瓊　周秀容　羅麗霞　秦貴容　郭潤金　林劍珍
古月明　陳少芳　梁桂珍　羅惠貞

寶覺義校開辦以來已經七載了現在生徒一百十二名，由嚴潔卿先生主任，並有嚴碧桃先生潘慧凝先生數位幫助，慚愧的我，也隨着與大衆研究些佛學，她們對於佛學一課很誠意研究，頗感興趣，想必是宿生也曾在三寶中種過點善根的，不然何以能怎樣地興奮呢？所以我對她們講佛學導論，也很願意，每天下午全體生員隨衆做晚課，彌陀經蒙山等都能背誦如流，點滴不漏，不獨蓮覺居士見到這種境界歡喜非常，就是來苑參觀的各界人士，見到無不讚歎，這是佛法熏染日久的原故啊：他們自幼得着這樣良好教育，將來入身社會，自然成爲良好的國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初步的教育，是最重要不過的，

爲了學生們將來傳教口材的預備，特開通俗演講會，每星期日下午舉行，佛學及義學學生輪班抽出四名練習演講，舉行以來，頗見成績，照這樣努力下去，將來這班同學各各奮起無畏的大精神，弘教利生，使我們佛教女衆放一點光明，這是我萬分盼望的！

蓮覺居士，見到這班學生精勤刻苦的用功，對於理解方面雖似有些進步可是佛的宗旨是教人依解起行來實幹，才合

行解相應的宗旨，只憑紙上空談，是無濟於事的，楞嚴經上說：如人說食，終不能飽，所以定於每年四月十五本苑成立紀念日及七月盂蘭節日十一月阿彌陀佛誕日各舉行念佛七一星期，令諸學子從聞思來修行，以符我佛行解相應的宗旨，由去年四月初八起首結念佛七，早晨一心念佛午後靄老法師開示警勵我們所以念佛七天佛，似乎覺很快的就過去了蓮覺居士從早晨來苑晚間迴向後方返山頂私宅，領導我們同學，一齊念佛從未間斷過一枝香，眞是我們的好模範！

當開始念佛的這天，我們眞是萬分的有幸，適遇鎮江竹林寺厚寬大和尙來港，駐錫覺苑，他是靄老法師的法弟，非常慈悲，見到覺苑剛剛成立，故在佛七期內担任主證，領衆念佛，他的威儀整肅，喉嚨如同洪鐘一樣地響亮，所以這次佛七的秩序，格外來得嚴整，由靄老法師主七，每天開示，又蒙厚大和尙開示，眞是使我們身心清淨，及至十五日圓滿，這天舉行開幕典禮，來賓擁擠非常，從朝至暮，山光道上，車水馬龍絡繹不絕，見者無不交口稱讚，籌備多時的隆重典禮，很迅速地就在這歡喜聲中度過了。

七月十五日，是盂蘭盆節，佛經上說，當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弟子叫做目連，見其生身的母親墮落餓鬼道裏，求佛救濟，佛教他在七月十五日這天尽心供養三寶，可以解脫此苦，目連依教，母遂免難生天，後來佛的弟子多在這天禮佛誦經超度父母以報劬勞的深恩，可惜世人多不明白佛理，以爲辭親出家都是不孝，不知道出家人是眞大孝，他不獨孝養父母的肉體，還能拔濟父母的靈識，不獨救一生的父母，且能救多生的父母，這種廣義的大孝普通人能够做到嗎？蓮池大師說：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這豈是世間人的假孝所能比擬其萬一的嗎？我們社長蓮覺居士天性純孝，所以對於這點特別注意，在於七月十五日又起念佛七命我們同學與合苑的同人爲死亡的父母親眷，立位超薦，我們同學這次念佛非常的精進，每天有靄老法師通一師悅西法師等輪流開示，令我們得着許多的法益，芝峯法師在十五這日也來苑開示盂蘭盆節的大意。蓮覺居士和法師想練習學生弘法口才，在每天上午輪班命二位學生練習演講佛法及淨土的大意，伶牙利齒都很流暢動聽，不知不覺已過了七天，這時大衆俱覺得這機會難遇，還欲多念幾天，但講學的日期逼着不能再接念下去，只好就此完結了。

東蓮覺苑在香港人尽知到都是佛教機關，所以有人假借作講經道場，蓮覺居士是無不隨緣成就的，八月間悅西法師在菩提場講過地藏經之後，他的弟子們欲再請他繼續講下去，但菩提場已預早請了別一位法師時間，衝突，就來商借本苑，蓮覺居士對于這事，非常讚成，因爲晚間講經，學生也可隨喜參所，增長智識，於是將義學課堂借出來，每天晚上七點至九點講發菩提心論，悅法師是外省人，對於言語方面不免有些若碍，恐怕聽衆不能完全了解，蓮覺居士爲佛法普及計，特命學員慧眞師，朗眞居士，柳眞居士，輪班譯語，於是聽衆都歡喜非常，十分滿意！

去年九月初間學生發起手工展覽會，當時議定各學生，每人擔任十件，各出心思，有的縫西式男女小童衣，有的織

毛冷衫帽，襪，織毛布枕頭，象架，花盤，兒童玩具，種種式式，花式新，美麗可觀，學生們都很熱心的分工合作晝夜不停一個暑假期，居然形形色色的做成八百多件，陳列一室，展覽三日，觀衆頗形踴躍，莫不交口稱讚，展覽會開幕這天早晨十時蓮覺居士請羅文錦先生及其夫人行開幕禮，非常隆重，結果除去開支得了八百餘元，這於本苑也不無少補呢！

十月間，香海蓮社同人請觀宗寺方丈寶靜法師來港弘法，社董曾健珊居士來商借東蓮覺苑做講場，蓮覺居士以爲是弘法的事，都應該幫忙的，即滿口允許，在義學課堂講了一部阿彌陀經，也是難得的社會。

十月廿八日我們正在埋開書案讀書的時候，忽然見到蓮覺居士很歡悅的對我們說：現在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不日來港，你們好機會到了，可以親近名師聆受法益了。我們聽了這話心裏非常歡喜，十一月初二日接到陳靜濤居士電話說明天上午太虛大師由厦門到香港，蓮覺居士以太虛大師是法門的就象，爲欲啓發人們的信仰心，命學生用紙花扎成歡迎太虛大師的花圈，高懸在門口，這晚學生忙碌地佈置一切，直到半夜才睡。初三早，大師所乘的輪船經已到港，港中佛教團體多到碼頭歡迎，本社由通一法師爲代表，歡迎大師上岸，先到利園佛學會，十一時到東蓮覺苑，全體學生百數十人在大門外分立兩傍合掌歡迎大師，大師威儀齊整，動止安詳，我們心中非常敬仰，在苑中過午，休息片時，下午二時在大殿中開歡迎會，全體生員來賓共有數百人，合掌唱讚佛歌及歡迎大師歌，歌畢，恭請法師登座說法開示，講題是優婆夷與佛化家庭，以佛法融入出世間法，事理圓融，聽衆異口同音，讚歎得未曾有，講畢，在大門外攝影紀念，這也是很可記載的一件事！

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彌陀佛的聖誕，覺苑又起念佛七從十七這天起，念佛至廿三日圓滿，這次佛七內的工作，也照上次一般，學生們輪流演講，靄通二位法師，每日午後晚上開示，棲霞山監院明常大師，也來隨喜開示，二十二日蓮覺居士早晨由山頂覺苑聽學生們的演講，非常歡喜，向大家說：你們大衆一心在苑求學現在衣食住三種問題不要担心了。今天有位大喜大捨的大護法布施了五萬元與我，我現在全數撥舊東蓮覺苑經常費用。我們雖然很歡喜終是莫明其妙不知道這施主是誰，後來調查就是何啓紳送給蓮覺居士六十一歲壽辰的桃儀，蓮覺居士將這筆巨大的款項撥給東蓮覺苑作經常費我們聽到是多麼歡喜呀！

東華醫院經費短絀，設法籌款，發起萬善緣大會請南華寺方丈虛雲老和尚來港主持水陸法事，所得的款項撥舊東華醫院，該院總理特到山頂蓮覺居士家裏商假東蓮覺，苑蓮覺居士見慈善的事，不好推辭，就應允了，先在覺苑對面租了一所房子以備僧衆的住宿，壇場設在東蓮覺苑，十一月廿九日虛老和尚領了三十幾位僧人來了，同時棲霞寺也有十多位的僧衆來了，於是在十一月初一日啓建水陸佛事大殿設大壇，觀音殿設諸經壇，延生堂設華嚴經，義學課堂做淨土壇，安立超薦牌位，義學特放假十天，令學生回家溫習，以備考試，藏經樓做內壇，懸掛四聖六凡的畫像，莊嚴美麗，花菓

雜陳，香雲繚繞，梵音遠揚，見聞者莫不歡喜讚嘆，每天超過和遊覽的人成千累萬，到晚間十二點鐘的時候，仍是來往不絕，開香海的佛教空前未有之盛狀，全苑生員均義務參加服務，毫無倦容，這次法會房室燈火香花齋供，皆蓮覺居士發心担任，所以法會靡費特少，據云：除開支外，尚存數千元，在這不景氣聲中，有此成績，眞是佛力不可思議啊！

我記得通法師在人海燈上發表過一篇文說：演劇宣傳的効力最爲偉大，這話的確不錯，東蓮覺苑全體學生在去年正月廿四日寶覺義校行第一屆高小畢業禮時，曾演釋迦如來出世的新劇，頗引起社會人士信仰心呢。

今年正月十四日寶覺義校行第二屆高小畢業禮時，又演孝之報的新劇，演來精神活現來賓都非常讚許！近來時風日下，演此孝劇，頗能挽救人心，眞是對症的良劑：現在四月初八日將到了，本苑成立週年紀念，預備在那天慶祝佛誕之外並演「新路」佛化劇及舉行各種游藝以娛來賓呢。

東蓮覺苑就在不知不覺中誕生一週年了，它像一個初生的孩子，在在需要人予以適當的食品，令它滋長發育，在這一年裡頭，我們就在不斷地努力，務期養育它成爲一個時代化而又不背乎佛教本義的佛教機關，時至今日，的確比初生時進步得多了，但我們不敢自滿，而且更加努力地去工作，望能實現我們的理想；自然我們底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們時時都需要別人來幫助我們，指導我們，倘使各方大德能給予我們指導幫助，俾得知所改進，這是我們萬分歡迎的！

正信週刊

第七卷　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觀世音菩薩專號

勸持六字大明金言　超一
略述觀世音菩薩應史　松
跡及其功德　樵
摘錄經文以顯大悲咒之偉大　精一
觀世音菩薩聖誕節告　常淨
現代善女人們
信念觀世音菩薩之經過
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　太虛大師
寄塵法師上本會導師書
錄
金冰潔稟父書
本會工作日記摘要
佛教新聞　編者

正信週刊

第七卷　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評論一則　太虛大師
禪宗六祖與國民黨總理
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　太虛大師
省悟學長之死　德航
觀音七期法會之感　淨三
本會第屆第一次理監聯席會議錄
本會工作日記
本會第三屆理事會工作總報告
錄
化聲韵文集鈔　諸家
詩
佛教新聞　編者

地址　漢口右花棲隱寺街漢口佛教正信會
定價　全年連郵一元　零售洋二分

女衆學佛之應有的觀念

林朗眞

夫佛者，乃世間一大覺悟圓滿正覺之人也，當其圓滿正覺之時，即嘆奇哉！奇哉！大地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証得也。蓋此一心該攝內外，深如大海，微妙清徹，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始無終，求之不可得，棄之不可離，此中微妙，唯証方知，今世尊既已証得，故其所說之法，能解決人生宇宙之謎，遠離一切苦惱，導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吾人詎可以常情測之哉？自漢明帝時流傳我國，近三千年，惜研究者，率皆男子，女衆方面，殊爲冷落，然則是我女衆不能耶？是亦不然，昔有龐居士夫人，與其女靈照，最精於禪學，家庭接語，無不言言見諦，句句歸宗。宋荆王之夫人專修念佛，當其生日秉燭焚香于觀音之前，子孫方進獻壽之儀已立化矣，其生淨土也無疑。其他女衆學佛，見于各書者數不勝數，今則時勢所趨；各地婦女結團體，設機關，學佛者衆，如武昌女衆佛學院，江浙諸處女蓮社，女佛學會等等，日見推行，其成績卓著，均不讓于男衆矣。此誠可喜之現象也。

夫佛所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列席弟子之四衆中亦有女子聞法而成阿羅漢者，由是可知，非我女子鈍根也。蓋以吾人性體，本無男女區分，只身相差殊耳，但此差殊身相，實因無差別之性體德用感現，憑此德相業用之力，以致感報中有身，投托母胎之時，種種異見，遂分差別身相焉。然雖感受女相，本性仍然無欠無殊也。且自歷史上言之，我國向稱四萬萬人民，男女各居其半，是則我二萬萬女同胞，亦爲國民一分子，只惜向來若干女衆學佛者，率皆偏於禪淨，於教理方面，向少研究，此受我國「女子無才便是德」口號之影響也，此乃君主所治文化錮蔽時期之事，致令女衆智識未由發展，現民主政憲，歐風東漸，文化昌明，女子猶參政，況學佛乎？行將慈風普被，萬國兩性同沾化雨矣。窃謂男子專一性如忍耐心，於佛法中極爲重要，專一爲入定資糧，忍耐乃無生之妙諦，菩薩六度之中女子已具兩長，則我女衆學佛又何獨讓於鬚眉乎？

且當今之世，人欲橫流，無明日熾，如倒狂瀾，三災競起，修羅鬪爭，固有之道德禮義已盡淪溺，邪說之行，波動全世也，岌岌乎大有不可終日之象，各國整軍練武，竭力以赴，殺人之具，盡其妙巧，惟恐製之不精，世界第二次大戰正在醞釀之中，一觸即發，人禍慘劇至此極矣，嗚呼！噫嘻！誠欲息斯之亂源，果操何術而救之耶？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捨我佛慈悲因果之說，寧有他道乎？是以各方憂時智士提倡男女佛學社，研究佛法妙理，藉資挽回，屬意甚善，其結果亦當甚善也。諺云：獨木難撐，衆矢難拆，故

吾佛教徒處此繁劇競爭之世，應本互助之意，聯合進行，一則可免彼此隔閡之弊，一則能收互相扶持之益，苟如嚮之偏固，則規模既狹，成就自鮮，願我女同胞於佛教中，窮究三藏，從聞思而修，依解起行，破除一切煩惱惑業，遵本來之眞心，返妄爲眞，擴充佛教範圍，大開方便法門，使全世界之女子，得研究佛法，不讓男界獨行，而蔚爲我女界輝光，使我女衆皆能爲社會服務，謀家庭幸福，認識人生因果眞理，改十惡而行十善，轉五濁惡世而爲淸淨世界，修良好之因獲將來之美果，此我女子學佛應具有之觀念也。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學佛者造福於現未之家庭社會國家世不可以道里計矣，所謂萬家生佛，殆此意歟？世界無邊，衆生無盡，我願無盡，正覺可期，我女界同胞，曷共起圖之！

我爲什末信仰佛教

梁讓維

我是一個在普通學校里念書的女子，爲什末會信仰佛教？這不獨親戚朋友有點懷疑，連我自己也有點茫然然，然而，我現在竟然是在佛學苑讀書的虔誠的佛教徒了！

我在八九歲的時候，住在新會鄉下跟着媽媽一塊過活，媽媽怕寂寞，我只得成天陪伴着他；鄉下的習慣，女子是不需要入學校念書的。說也可憐，時間雖然跑到廿世紀，到處嚷着開辦學校，但，鄉村學校是很少的。尤其是女子學校，更是鳳毛麟角，鄉下人都是這樣說：女子念什末書呢？祇在家裏幫忙家務好了。所以，我雖然到了學齡，竟沒有讀書的機會。我時常想：假使我能生在都市裡，不也是個天天早晨携着書包上學的學生嗎？我親眼看到無量數的可憐的女子受了環境的支配而埋沒了她們的天才！我也受了同等的遭遇，我不能不替我不幸的童年悲傷啊！

十四歲的時候，我的幸福降臨了，因了家庭的關係，我竟與那風光明媚的故鄉握別而跑到南國第一大都會的香港來了；到了香港，眼界擴張了不小，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每天也得着携書包上學的機會了，雖然已是荒廢了童年可貴的光陰我還能不滿足嗎？啊！我踏上幸福之門了！

也許是讀書太遲，腦根非常滯塞，記性太壞，於是我常常想百年光景恍如剎那，人在世間忙忙碌碌，究竟爲了什末呢？讀書的，做工的，經商的，做官的，還不是一樣爲了衣食問題？讀書是走入社會工作的預備，也就是要多得經濟報酬的變相競爭；我要問，不論你屬於那一階級，生死問題，是不是相同呢？爲了衣食，我們人類終日在火坑內爭奪着所好的一切，拿來塡塞自己無底的慾壑，既然爭奪奪就不會平安下去，於是罪惡就像一條軟蛇纏繞在每個人的身體上了。

想到這裡，我心里非常害怕！以爲人生，既沒有一個目的，何必勤勞一生落得通身罪惡呢？我常想能有一個人替我解答了這問題那就好了，恰巧我有一個舅父是出家修行的僧人，他到我家裏來，我就拿這個問題請教他，承他慈悲，告訴我生死的根源和了脫的方法，這時我才知道我們從無始以來，已經失落了那個不生不滅的眞心，這失落，並非永久尋不到，只要依着佛陀所說的敎法，就可返照迴光，恢復本來的眞面目，我這位舅父從不信仰宗敎而入了先天道，再由先天道轉入了佛敎，現在已是專心在寧波研究佛學，他的話還會錯嗎？

我自從聽了舅父的敎訓，就有「世間學術皆糖粗」之概，覺得那些學問，於人生宇宙大謎上，毫無用處，常想研究佛法，只可惜機緣沒有成熟罷了。到了去年，某法師在東漳覺苑講經，我亦着聽了幾晚，覺到佛學實在深遠廣博，非專門用功不可，我的朋友某女士已在東漳覺苑讀書一年，由於她的介紹，我終於也踏上這佛學樞關來讀書了！將來成績怎樣，我不敢說，至少總能達到來求學的初衷十分之五吧！？

我是這樣地信仰佛敎了，我將永遠地研究佛敎了。

聞某居士出家感言

李智眞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父子，相聚一處，厥名爲家。社會制度中，國無論文野，莫不承認有家族之存在，既有家族，又何來出家之言？此亦最有研究價值之一大問題也。大抵向上與擴大，爲人類固有之本性，由是而謀自我人格之擴充，與家族爲一體，再擴充而社會而一國而全世界，自古豪傑之士，凡具向上擴大之心者，每有犧牲一身而救家，再進則犧牲一家而救國，再進則救一小世界，再進則救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中，無有寸許土，非菩薩捨生命處，即此意也。表面觀之則爲出，所謂出者，不過出離小我之束縛，而成就無量大我耳，此出之本義也。出之本義既如此，又進而言家，有狹義之家，有廣義之家，世俗家者，狹義之家也；九界家者，廣義之家也。離父母別眷屬，拜師受戒，剃度入山，此出世俗之家也；退惡修善，出惡三途之家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出六凡之家也。修六波羅蜜，具四無量心，見思塵沙，二惑皆盡，此出二乘之家也。三覺圓滿，萬德莊嚴，非生現生，非滅現滅，出九界之家也。今某居士，犧牲一切，以先出世俗家爲出發點。誓以弘法度家爲生業，能發廣大之道心，具無畏之悲願，雖處巾幗，何讓鬚眉？知其目的，必以出九界家爲究竟，亦不外發揮人類向上發展之心情，以求擴大入洛之實現而已。學人自幼得隨姑母。茹素念佛。漸覺世間一切皆爲無常不實。若不出九界之家。眞由解脫。故決心求學，研究佛理。爲將來弘法度生之準備。幸得各大善識，誓迫攀蒙，爲後學作良好之模範，耳濡目染，日受薰陶，又得同學法侶警喻提撕，互相策勉，快慰之情，匪可言喻，獨惜學人業重障深，未克即步某居士之後塵，立現比丘尼相，然倘有願，遲早或當實現也。

青蓮覺苑參觀記

香江隱者

天下之島嶼多矣，而候之，形勢之佳勝，厥爲南方之香島乎？斯島也，位於珠江東南，面積僅二十餘里，負山臨海，八達四通，政簡刑清，是眞南方之樂土矣。聞島之東北，有一梵刹，乃港之紳士夫人蓮覺居士，捐資建築，以爲崇佛興學之所，予心儀其人，每思瞻仰，適二三知己，約以春游，遂聯袂而往參觀焉。是日也，春暖日融，惠風和暢，迤邐里許，遙上斜坡，而山光道，而東蓮覺苑在焉。舉目四矚，第見羣山環繞，風景天然，野樹山花，迎人含笑，巍峨梵刹，現於目前，高蠡數層，平排三便，紅牆綠瓦，古式莊嚴，予乃拾級而上，則見左課室，而右客堂，再進則講經齋堂也，其講堂也，聞聘名山法師，主持講席，宣傳佛法，正覺愚頑，故成績卓著，而信受者多。其義學也，亦聘通儒，主持教授，是以來學者日衆，觀居士以鉅量金錢，無限精神，建立斯苑，啓迪後覺，培育人才；良堪佩矣。正中則韋馱殿，兩旁玻架，陳列諸經，柱上大字，榜明佛經流通處，有條不紊，此可見經理人之得法矣。再上則大雄寶殿，佛像莊嚴，安奉其中，佛塔七層，金雕玉砌，長幡寶蓋，巧奪天工；香篆金爐，祥雲繚繞，紅魚青磬，鮮花時菓，供徧佛前，右銅鐘而右法鼓，馨香清潔，不染一塵，予與友人，肅然起敬，合什頂禮，爲之低徊，願我佛慈悲，普度世間一切苦厄，祐我民族，速登衽席，是予之默祝而又默祝者矣。繼登圖書館，流覽藏書，大藏諸經，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足見居士智慧超羣，事功標烟，殊令人敬佩無已也。已向日昃，循原歸路，念期苑之創立也，於人心世道，用意深矣，曷惟宗佛興學已哉！吁世之富貴者多矣，惟知自奉豐厚，驕奢淫逸，如居士之慈悲濟世，公益爲懷者罕矣，予不禁心然嚮往，因泚筆而爲之記。

代郵

木公法師：昨接鎮江僧衆寄來駁文一篇，隨快函寄至令友處，嘱轉座下，速爲答辯，想邀鑒及矣。茲再與產下約法三章：一答辯文章態度宜謙和，不可效法僧衆語氣，如彼斥君爲羅刹肝腸或胡說等，以失學者尊嚴。二摘要反辯，勿拉長臭裹脚布令人讀之生厭。三編者採用尊稿之意，以爲今日僧伽欲拒外侮，須先自覺自振，欲提高僧伽地位，非至於受外界侮辱時作一答辯鼓吹佛教如何偉大所可了事，故爲刋出，冀同胞之自覺自救，別無他意也。編者于雙方均是同學，自難偏袒，然爲本刋立場計，本人認爲雙方辯論已軼出辯論範圍外時，得宣佈停止，以免延長。又來稿須四月廿日以前寄到。特此申明。

——編者——

新路

（三幕劇）

大庸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六年春天的某日

地點：李府客廳裏

人物：李太太　母五十多歲一個慈祥母性的典型

李明玉　女十九歲一個摩登浪漫的少女

李必城　子十七歲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學生

亞　張　僕人廿幾歲

定圓師　五十歲慶雲庵的當家

法慈師　廿二歲漢口女衆佛學院畢業生

佈景：一間精雅宜人的客廳，壁上掛着幾幅中國畫，但同時也有幾張沙發放在那兒，中間檯上，放着幾張報紙和茶壺茶杯。幕啓時，李太太躺在沙發里，亞張坐在旁邊打扇，輕輕地，一點聲息都沒有，李太太好似睡着了的樣子。

李明玉（突從門外入，連跑帶跳地）阿媽！這里好熱，仔細受了涼！

李太太（揉揉眼，看看明玉）大驚小怪幾乎嚇壞了我，吃過飯就不見你了，到那兒去的？

李明玉　阿媽！你就是這樣不好，老不放心我，還不是到朋友家里坐坐。

李太太　你們讀了書的人，眞的開通極了，一天到晚，滿街亂跑，好像和家成了仇，我眞不解呢。

李明玉（鼓氣的樣子）自從去年冬天畢業以後，到現在還沒有事做，坐在家里悶得太無聊，出去跑，還不是想人介紹事做？

李太太　其實我們這種人家，不一定靠女兒做事吃飯，你一天到晚鬧着做事，眞好像發了瘋！

李明玉　一個人總要能够生活獨立，不要依傍傍人，無論男女都要這樣才對。

李太太　那末，你爲什末到現在找不到工作呢？

李明玉　世界不景氣，商業蕭條；什末都沒有起色，所以，謀事就難了。

李太太　前天聽人說日本和俄國要打仗，英國爲着在遠東的利益，不能不預備，所以，前些時香港也大操，不知事實是不是這樣？

李明玉　話雖這末說，一時也不容易開火，（說着隨便坐下，看桌上的報紙）

李太太　眞是罪過，何必要人殺人呢？說到這里，我就覺到佛教慈悲主義好了。

李明玉（暗笑用報紙遮着臉）我就不懂這慈悲的奧妙！

（亞張引定圓偕法慈上，亞張先喊：太太，有人客來了！）

定　圓　（合掌）阿彌陀佛，太太身體好？（定圓合掌的姿勢。轉對著明玉時，明玉微欠身子，法慈則僅向明玉合了半掌。）

李太太　多時不見了，師傅！請坐啦！

（這時亞張斟茶上，定圓坐中間椅上，法慈則坐明玉對過。）

定　圓　法慈剛從漢口女衆佛學院畢業回來，有三四年不見太太了，今天特地來拜候太太和小姐的。

李太太　（朝着定圓師）喔！我倒忘記了，眞是年老記性壞四年前法師傅完全不像這樣子，不是你說起來，我眞想不起來呢？大概明玉從前不曾見過吧？

李明玉　我也記不清楚了，怎末現在尼姑也讀書？我倒從來未聽說過！

法　慈　（溫和地）讀出是一件好平常的事，沒有什末都奇。

定　圓　我從來未聽說過尼姑進學校。

明　玉　那末請問李小姐，女人進學校，在現在是不是奇聞？

法　慈　（笑着對定圓師）你瞧他們新派讀書人多厲害，一碰到就辯嘴，我們老了，只有老實念佛了！（說罷微笑！）

定　圓　是的！是的！法慈回來告訴我，他還常常做文章在什末報紙上印出來給人讀，在漢口讀書的時候，還常常開什末通俗演講會呢。

明　玉　（作狐疑狀）法慈師傅，我對於宗教絲毫沒有研究，我很願意和你多談談，好讓我知道佛教是什末東西？和尙尼姑應該做些什末事？

法　慈　（作謙和狀）我狠願意，不過我對於佛經雖曾讀了一點，因爲自己愚笨，所得到的實在不多，小姐如果不棄下劣，隨便談談，當就我所知道的講出來，請你指教！

明　玉　我媽成天念佛，我就不明白這個道理，我的弟弟呢，一天到晚開口耶穌閉口上帝，上帝和阿彌陀佛在我都認爲是多餘的，是渺茫無形無跡的東西。

定　圓　不可這末講，我們對於一種事物，一種學術，或者是一種宗教，自己沒有深刻地研究過，只是人云亦云，隨口批評，那就是失去了學者的公正的態度。

（向明玉法慈兩人說）不知你們談些什末？聽到你們這些新派說話，我的頭腦就要發昏了。

我狠想跟法慈師傅先研究佛學，因爲我從前對宗教沒有研究，所以才跟着別人隨口批評，隨口反對，現在我想改變這種態度，所以要請師傅指教我！

好了，快晚了，我們要回去了，小姐有空，不妨常到我們慶雲庵放光放光，法慈也天天在家，可以陪你談談！（說罷起身。）

（法慈作告辭狀，明玉則對法慈說：「過一天我來看你」。定圓法慈偕下，必城從後台上，他們碰到了，他和定圓師傅點點頭，法慈雖不認識但也跟着點點頭，走遠幾步，必城喁咕地說：這些東西又上門了。）

必城（進門向李太太鞠躬！）阿媽！我放學了。

李太太　今天放學又這末晏，做什末事的？

必城　我們校長要下星拜日叫我幾個人到幾個禮拜堂去宣傳福音，今天起首練習，所以遲了一點鐘返來，

明玉　我們的一切全靠主，要練習什末呢？（說畢作滑稽的笑。）

李太太　我就不信服洋教，你們小孩子總喜歡翻新。

必城　現在西洋各國都信基督教，西洋人那一樣不比我們中國強，我們要強，只有信仰基督教只有學西洋人，那還會錯嗎？像佛教簡直不成話，我們阿媽偏偏信，可眞怪！

明玉　倒不能這樣講，像我，總算無宗教信仰心的人了，今天碰着慶雲庵的法師傅，已勾引起我的好奇心來了，我倒很想在宗教方面研究一下呢。

必城　難道姐姐想去做尼姑不成？（說完搖頭擺腦的狂笑！）

李太太　做尼姑總是中國人，沒有信洋教，那像你（說到這里看着必城）一味崇拜西洋人。

明玉　從前我就聽人說，一個人應該立定宗教信仰心，不然，活在世上，好像大海漂舟，毫無把握，就說母親念佛的事，不管極樂世界是有是無，母親的心總算有了着落，再說你，（對着必城）成日將上帝裝在心里，也算有了依賴的人，我讀書時，有的人勸我進耶穌教，我覺得耶穌教除新舊約之外，簡直一無所有，尤其是舊約創世紀，說明人類宇宙的來由，更是毫無理由，稍有科學眼光的人，誰信得過？佛教呢，據人說教理狠深，但我一看和尚尼姑就頭所以，我雖要信仰一種宗教，而又無法選擇信仰！

必城　姐姐！請你快投到主的懷里來吧！天父是再仁慈沒有的，他能給與我們無上的安慰！

明玉　別胡說，中國是佛教的第二母國，愛國的人就應該信仰佛教！

必城　我沒有那末傻，我要慢慢研究，慢慢比較，不肯媽媽虎虎跟着別人打轉的。

李太太　我總希望你不要上了他們的當。

必城　我的存心，原來也是一樣，不過我今天碰着了定圓師的那個徒弟，被他駁了一頓，我倒不敢輕視佛教徒了。

李太太　你們女人，就歡喜這一套，眞沒辦法！（說到這里，亞張圍白裙上，說已是開晚飯了，請到飯廳去吃飯吧！）

——幕下——

第二幕

時間：與第一幕的時間相隔十天

地點：慶雲庵的客廳

人物：法慈師

周善因居士　女廿歲

李明玉

僕人甲

佈景：一間小客廳，一張書檯幾張椅子，開幕時法慈坐着寫文章，周善因坐在旁邊，頸項里掛着一串佛珠，手裏在翻着一本書。

法　慈　（自言）中國佛教人材太少了，尤其是女衆，更加可憐，我們要怎樣宣傳，才能受到大的效果，這計劃眞不容易成功啊！（搖搖頭將筆擱下。）

周善因　法師傅！大概文章不容易繳卷了吧。（微笑）

法　慈　眞的！枉費了幾年書，到現在才覺得毫無用處，怎樣去向女衆宣傳佛法？這方案眞狠難擬定呢。

周善因　我們最好先着手組織佛教女青年會，從網羅人材做起，人多好做事，你覺得怎樣？

法　慈　這計劃好是狠好的，你要知道財才兩難，我們除了一股熱血，一張嘴吧，什末都沒有用。譬如我們對內要提倡興創佛教女衆教育，對外先從知識婦女着手，可是，除了你，連第二個同志都沒有。

周善因　多數出家人自己沒有覺悟，不知道出家所爲何事？又不知道出家人在社會上應該做些什末事業？在佛教說是獅虫，在社會說是分利者，這是最痛心的事。

（說到這里，一僕人向法慈師說，來了一位李明玉姑娘要會師傅，法慈師招呼請進，工人下，偕李明玉上。）

明　玉　法師傅！幾天不見了，還好嗎？

（法慈和善因起身相迎！）

法　慈　（合掌）不敢當！托福托福，我來介紹，這位李明玉女士，這位是周善因居士，（介紹時，用手指着。）

（大家重行坐下，僕人斟茶奉上。）

李明玉　法師父在寫什末文章！眞的狠用功！

法　慈　那裏的話！我那裏配談寫文章，不過隨便寫寫，眞是見笑的狠！

周善因　（向明玉說）法師父畢業歸來，想在本地做點宣傳佛法的工作，因爲女衆方面，信佛的雖不少，而她們除了念佛之外，便是求仙方求兒女，這簡直太不成話，所以，我們想對本地的女衆，做點宣傳的工作，起初，我們想從知識界的女衆方面着手，不過覺得人材還不夠支配！不知女士對佛教的信念如何？

明　玉　我母親是信佛教的人，我弟弟則信耶穌教，前幾天法師傅到我家裡去，我跟他稍稍談了幾句，後來

就散了，之後，我弟弟回來了，我便和他討論宗教問題，他說只有耶穌教好，怎樣好法？他說不出道理來，這也不管他，他只是教會學校下裏陶溶出來的一個信徒而已。我是從來不信仰宗教的人，但現在覺到人生若無一種宗教信仰，便如大海扁舟一樣，毫無捉摸，今天來拜會法師父的原因也就在此。

明玉　我從來也是反對宗教的人，以爲那是迷信的東西，前兩年，在大學讀書我開始研究哲學，我對於人生發生了幾個疑問，人生從何而來？人生究竟有沒有目的？如有目的：我們該怎樣努力向前去做？人生若沒有目的，人生就毫無意味？我們忙些什末呢？再說：宇宙的本體，生命的來源，這都是謎一樣的難以解答，哲學家解釋，個個不相同，叫我們不知依誰才好？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傍徨無主，我不知人生應該積極還是消極？心里非常苦痛！後來，在學校里聽着當今佛學大家太虛大師演講，講題是人生佛學，他告訴我們：人類一天不滅，就一天不能離開宗教，佛學，它指示出我們人生一條光明大路，只有依着佛法的道理去做，才能尋到人生的究竟歸宿，因此我便發心學佛了，起初，我還以爲佛學只可解除我們個人的痛苦，一年以來，我讀了許多佛經和近代佛教的宣傳品，才知道佛法不僅是我們個人精神上的食糧，而是我們全人類不可少的東西，現在人類的痛苦，不是世間一切學問所能解除，於是我死心塌地做了佛教的信徒了。

法慈　你這話似乎有點道理，不過我對於佛教還有點門外的疑問提出來，請二位替我解答一下。（這時態度非常誠懇）

明玉　有什末疑問，儘管提出，就我們所知道的貢獻出來。

法慈　中國佛教徒何以那樣無聲氣？譬如僧尼，不娶不嫁，中國人完全這樣，等不到別人來滅亡你，那不就快要亡國了嗎？

明玉　你這問題，是一般人共同的疑問，現在且不必從佛教教理說出這種理由來，先說個譬喻吧！西洋各國，大都信仰耶穌教，他們也有和尚尼姑，同樣不娶不嫁，用一生的精力來宣傳教義，這就是一種悲天憫人一種偉大精神的表現，你不能說他是消極的表現。因爲，爲了人類的幸福，拋棄個人應享的家庭幸福，這是最積極的表現，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這樣做，你明白嗎？，至於僧尼不娶不嫁，只限于人類的極小部份，佛教有四衆弟子，在家人有優婆夷優婆塞兩種，佛並不曾教全人類都做尙和尼姑，中國在清朝以前，出家者雖經政府考試才行，所以，從前的出家人沒有學問道德是不能出家的，即在數目方面也有一定限制，這在種族發達上毫無一點壞處的！明白了這，佛教是否消極，也就連帶解決了！只可惜清朝以來，對佛教取寬大主義，罷

免攷試，廢除數目的限制，於是什末人都鑽入佛門來了，近廿年來，中外交通的結果，國家漸漸弄壞了，加上連年內亂，水災啦，旱災啦，紛紛不絕，於是失意的政客官僚，失寵的姨太太們，都可以做出家人，最下賤的，那就是討飯的，當兵的，也鑽入佛門中來，他們不懂佛教是什末？一入佛教，什末都來，將佛教的地位弄低落了，所以現在人，討厭佛教徒，誤認佛教是消極了！

明玉　那末，這是佛教制度的不良，並不是佛教本身的罪過了。

法慈　所以我們現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改造佛教的制度！

善因　李小姐，還有什末疑問儘管提出呀！

明玉　佛教叫人做人的方法是怎樣的？

法慈　這可分幾點來說，那就是行十善感人天果，行四諦感小乘果，行六度就是菩薩，也就是成佛的預備，佛教教人向上，教人拋棄個人利益，爲社會，爲人類，及至爲一切衆生去向犧牲一切，這是做人努力的正徑，故雖是利他，也就是自利，因爲成佛必須利他，利他必定成佛，自利利他，混而爲一，這是佛教叫人做人唯一的目標！

明玉　我明白了，佛教不是消極的，從今天起，我是深深地了解這一層了。

善因　小姐研究過耶穌教沒有？

明玉　談研究說不上，新舊約都看過，覺得不合口味，我的弟弟在教會學校里讀書，開口上帝，閉口耶穌，叫人聽了頭昏！

法慈　那末你對於耶穌教根本教義大概很明白了。

善因　就請李小姐發表一點對于耶穌教的認識吧！

明玉　我實在不配談認識，還是請二位告訴我一些耶佛根本不同的道理吧！

法慈　耶穌教叫人信天父，不信則有罪，信則得生天國，上帝是獨一無二，我們只有信仰它，祈禱它，便可獲福！是不是這樣？（向明玉問。）

是這樣說法的，是這樣說法的。

佛教就不是這樣了。佛教說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不過有迷悟之別罷了。雖然三界內都是苦，但能依佛所說的教法去行，人人可以離苦得樂，人人可以成佛，佛教中所講的佛，不像耶穌教的上帝中唯一無二，這是耶佛兩教最大的分別。還有：耶穌講世界和人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人的一切吉凶禍福就都操之於上帝了。但上帝既能造人，它自己又是誰造的呢？有人能造它，那就不好說什末上帝萬能。無別人造他，那這無因而生，是違反因果律的，佛教說宇宙從因緣生，從因緣有，人生生命原來就有，遇緣則生，這是最簡單的說法，佛教整個的三藏十二部，就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眞像，及叫我們怎樣去體証這種眞像，這體証就是覺悟，覺悟了這眞象

就是佛！

明玉　我明白了，我開悟了，從今天起，我開始做佛教的信徒了，但不知法師父肯不肯教授我的佛學知識。

法慈　客氣客氣！我知道多少就說多少，何況你是個聰明人呢？

明玉　法師父怎樣出家的？可以告訴我一點嗎？

法慈　（嘆氣！）談到這里，我就覺得傷心極了！老實說，如果佛教制良好，像我這種人也不會混進佛門來的，我八歲的時候，父母就都死了，我有一個姑母，她和我現在的師傅相識，於是，我就糊糊塗塗地出了家，十八歲，聽說武昌開辦了一個女子佛學院，我師傅被人欺够了，才發心叫我去讀書，豈知不讀書倒也罷了，一讀起書來才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在暗黑中無意摸出一條光明大路固然可喜，同時又覺得眼前佛教太可悲了，全國僧尼，都和吃醉了酒的人一樣，弄得社會人人毀謗佛教，現在一方面要整頓內部，一方面又要向外宣傳，自己又感覺得力量不够，雖得周善因居士發心合作，可是兩個人仍嫌不够，將來你能和我們合作那就更好了。

明玉　是一種最積極的事，我現在想今天先拜師傅做徒弟，表示我獻身佛教的一片誠心，然後我打算出家，終身追隨師傅，做宣傳佛教的工作，不知法師傅肯收我這個愚笨的徒弟嗎？

法慈　李小姐肯這末做，我倒非常歡迎，做師傅則不敢當！

善因　那又何必客氣呢？我看李小姐很有善根呢！

明玉　我從出了學校，就想自謀生活獨立，不依靠別人，因此不得不在社會方面活動活動，打牌看戲什麼都幹過，現在想來真無意味，現在我跑上這條路，我的親戚朋友必定要非常奇怪的，他們都是有財有勢的人，如果對佛教有點好感，倒可以有點小小利益，我想我將來真正出家時我倒要開一個辭親會大宴親友開明我的出家的意義呢！

善因　那真妙極！那真妙極！我十二萬分贊成！

明玉　（向善因）請問你既是佛教徒，何以不出家呢？

善因　我的母親弟弟靠我掙錢來養活，暫時不容許實現這計劃，我想遲一步再說了。

法慈　（指善因）暫時也無須出家，真肯爲佛教做事也不全限定要出家，居士有居士的用處，各行其志是了。

（起身來看天色）哦！一談就是這末長的時間，雖然我已開了茅塞，阻了兩位大德用功，眞是罪過，我要告辭了，回去和我的阿媽商量出家的事，如能成功，我想快點實現，掉換一種生活環境我心里覺得非常迫切和需要呢！（作告辭狀，嘴裡喊再會！再會！）

法慈　何必這末忙，吃過晚飯回去多好呢？

明　玉　不客氣！下次再來叨擾（壁說壁走。）

善　因　那末我也告假回去了，法師傅！

（兩人齊向法師傅行合掌，法師傅含笑爲禮，幕徐徐下）

第三幕

時間：一九三六年浴佛節日

地點：李府大廳

人物：李太太　李明玉　李必城　法慈師　周善因　亞　張　來賓七八人

佈景：

李公館的大廳的長餐台上，擺着八盆糕點，兩旁圈椅擺得非常齊整像一個會場的樣子。

（開幕時明玉與必城對坐）

必　城　大姐，你做尼姑倒也罷了，還要開什末辭別親屬的會，眞是叫人丟臉之極！

明　玉　假使社會上人都知道出家的意義，都明白出家人的責任，那我何必多此一舉？我這樣做，當然是有用意的！

必　城　無論如何，佛教徒在社會上的地位總不及耶穌教徒，在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功績，當然佛教徒也不及耶穌教徒。你要獻身社會，爲人類謀幸福，而又偏偏做人們所輕視的尼姑，我眞不解！

明　玉　這是你讀書不多，不明白佛教教理，所以才這樣說法，老實說：假使我出家以後仍然和從前一樣，也只是享樂，那我又何必出家呢？你要明白：我讀書比你多，經驗也比你多，不會走錯了路的！

必　城　你出家以後，眞能在社會方面努力。表現出佛教徒的的眞精神來，那我當然佩服你，你預備怎樣下手呢！

明　玉　一時也說不了許多，橫豎將來會做出來給你看的，我很希望你將改迷爲悟，也站在我的一條戰線上來呢！

必　城　只要佛教眞能超過耶穌教，我未嘗不可改變信仰（嘆氣）可惜你天不能在家，要參加什末旅行團，不然，倒可以增加一點對于佛教的認識！

明　玉　那倒沒有問題，我回來時你可告訴我，我要去了！（提包匆匆下）

李太太　（從台內出）必城，你就去了嗎？

（必城去後，李太太坐下，）。

李太太　我原知道出家是好事，不過，像我們這種門戶，女兒出家讓親友們拿去當笑話說，面子上似乎不大好看？

明　玉　阿媽！你錯了，既承認出家是好事，何以又怕人

家笑話？我以爲我們既認定這是件好事，可以做的，那末，就是赴湯蹈火也義不容辭的，何況出家是最光明正大的事呢？

李太太　你這話當然狠對，不過現在的人都非常輕視出家人，好像出家人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似的。

明　玉　所以，我今天開這個辭別親屬的會是大有用意的啊！

（亞張從旁上，站到明玉後面，嘿然不語面現淒凉之色。）

李太太（回頭見到亞張）茶水都已預備好了嗎？

亞　張　今天是什末日子？又是什末事！還勞老太太費神掛念嗎？

明　玉　亞張，從今天起，你是我母親唯一的伴侶了，弟弟成天讀書，他在家的時候狠少，你呢，我知道性情狠好，母親也狠歡喜你，我們向來不曾以婢女看待你，望你替我盡了侍養責任，那我要非常感激的！

亞　張　小姐既然這樣放不下母親，何必要出家呢？在家做居士不是一樣可以做佛教徒的工作嗎？

明　玉　你那里知道這許多？告訴你，你也聽不懂，好在我將來有事實做出給你看的，那時，你就會明白我出家是狠有意思的了。

亞　張　既然這樣，我就不多說了，不過，小姐常常回來看看太太那是可以的的吧！

明　玉　那當然的，不過不能像從前那樣成天伴着母親，所以，我的責任要你代勞了。

（說到這兒來賓嘈雜而上，李太太明玉起身招呼，來賓一齊坐下，亞張持茶盤上，每人面前分置一杯，各人作飲茶狀，明玉請大家用茶點，各人隨便吃了一些！）

甲　客　女士這次毅然出家，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女士眞是個悟透人生的人，可佩得很！

乙　客　所以，我也今天特地趕來領教李女士關于出家的高論啊！

明　玉　不敢當！我覺得是人生路上最平坦的寬平大路，所以，我很願從這路上體驗人生的眞滋味，和尋覓一點人生樂趣。

（這時法慈師僧善因居士上，大家走身讓坐，明玉自己奉茶，並且態度極誠懇！）

明　玉　人客差不多了吧？向李太太）你數數看。

李太太（先向各人仔細看了一下。）差不多了，

明玉（起立，以手扶住椅邊，態度非常莊嚴懇切）各位親屬，各位朋友，各位同學，明玉今天請各位到舍下來的意思，現在不妨簡單向各位報告出來：——

明玉個性向來非常浪漫，對于宗教，毫無信仰，平常舒服慣了，現在居然出家，在各位當然要驚疑的，現在我先將信佛的經過及要出家的理由說出吧？人是感情的動物，除了物質上的享受，在精神方面也有一種要求的，譬如我從前

只知講究穿好的，吃好的，用好的，以爲有錢的人在不圖舒服上着想，那就整天無事可做，豈知在物質享受滿足了，精神上仍有許多痛苦。我覺得我家僅是中產之家，父親死了之後，全家沒有一個生利者。全仗着父親掙下來的一點遺產度活，這是否够長久享受下去且不必說，這樣享受，我有時覺得有點心痛，我這種要圖安樂而又心痛的矛盾心理自己都有些莫明其妙！因爲我想到同是人類，就該同樣享受世間一切快樂才對，爲什末人類有種種苦樂的差別呢？此我所心痛者一。第二：人類有了階級財產種種的不同，苦樂的差別當然很遠，我們同是人類應該幫助別人解除痛苦才對，然而從何處下手呢？有些人的痛苦，不是舊語所能解除的，憑我的知慧，憑我的力，　我相信沒有什末成績做出來的，所以，我非常內愧，同時，我覺得一生的享受也太可憐，假使有靈魂因果的話，來世是否仍然照常享受，或是樂極受苦；這些，我覺得都成了問題。我又想到即是現在享受之中，仍雜有許多苦的成分在內，個人方面有生老病死諸苦，這是非金錢所能解決的，放大開來，社會國家乃至整個的民族，有時亦陷在天災人禍異族侵略的種種環境中，這現在未來的痛苦，究竟有沒有一個永久解除的法子？這問題，會常在我腦裡盤旋的。可是，我從未接近過宗教，以爲宗教仍不能解決我這些問題，到了前幾月，也許是機緣成熟了，我碰着了我現在的師傅—法慈大師，我將我的疑問提出請教他，他的解釋，令我非常滿意，因此，我常常向他請教佛學，經過了好些時，我明白世間上一切學問唯佛學最爲偉大，眞能使我們從之獲得眞正的受用，最近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研究佛學的狠多，各處所辦的僧教育機關不少，即佛教女衆方面也有一兩處教育機關，可是，比起男衆，還相差很遠，所以，我爲了中國佛教女衆，爲了整個中國女界，我有出家的必要，本來，嚴格說來，像我這種人，原不够資格出家，佛經上所說出家人應具的德性我完全沒有，不過，我得着了好師傅做指導，我會慢慢修學起來的。母親是我的唯一的恩人，我當然愛護他孝養他，但出家是大事，爲了社會，爲了整個佛教我不敢不捨棄這小我的愛，（毋女之愛！）但是出了家並非就完全拋棄親屬，照常可以常常回來看看母親，我相信，我這樣做法我並非毫無意思，我母親是信佛的人，並不反對這事，不過，他現在心總有些凄凉罷了。

我請各位不要看錯我出家的宗旨，如根本對佛教無認識或對佛教根本就反對的，那不妨抽出一點時間讀一點佛書，中國人向來好人云亦云，隨着別人兜圈子，在亂批評某種事物的短長，你追問他所以然，他又答不出，原來他自對某種事物根本就沒有認識清楚，這種習慣最壞，最會使人走錯了路，所以，希望諸位要批評佛教，要反對佛教，先行研究一番，研究出它的缺點來，然後批評它，反對它，那才合乎道理，光是跟着別人喊好喊壞，那是要不得的，我出家以後，希望諸位督策我，使我得按照預定的計劃做去，做出事實給諸位看！完了。（大家鼓掌）

（這時明玉坐下，請法慈大師演說，法慈大師乃由本位起立。）

法　慈　諸位，剛才聽到明玉女士說到出家的道理，覺得狠有見地，不過她說到我能替她解決了許多疑問，那倒是不敢當的，談到佛教原有四衆弟子，原不必信佛的人都要出家，不過如自己的環境可以不受任何束縛，而自己又願獻身佛教做點利他的工作呢，那以出家爲便當，因爲出家人生活簡單，什末都比在在家居士洒脫些，一個無室家妻子之累的人，到處可去，最適宜於化任工作，釋迦佛在出家功德經上曾說過比丘與居士功德的比較，他說：從前有一個王子叫做釋羅羨那，以一天一夜出家受戒的功德，在廿劫中不會墮入三惡道中，常生天上享受種種福德，最後受生人道，生在富貴的家庭，卅歲後，因爲怕受生老病死諸苦，出家修行，得証辟支佛果。這就是一個好証明。另外佛在心地觀經上也曾用五種譬喻說明出家比在家功德大，又用三種譬喻說明出家的益處，不過，這只是一種鼓勵，並非出了家一事不做就有種種功德的，仍是要努力去實行利他工作的啊！佛在心地觀經上說出家法有五種，如能奉行，才有功德，同時在寶梁經上也曾舉出了出家人應具的種種條件，這許多條件，現在不必一一舉出來，在座各位對出家這件事如有懷疑，認爲是社會間的寄生階級那不妨將這幾部經買來讀它一下，要知道眞正的出家人比社會上任何人都要精進，勇猛，努力，你們若認爲那些替人家念經拜懺的假和尙就是出家人那就錯了，所以，明玉出家以後，和我們合作，一方做提高出家人資格的工作，提倡興辦教育，一方面則向外宣傳，好讓大家得到佛法的好處，望各位將來要援助我們！（大家鼓掌）

（講畢，法慈緩緩坐下，明玉再請來賓演說，但大家都謙恭相推。）

甲　客　我們對佛教，向來沒有研究，實在不敢班門弄斧，但知道佛教能給人類造出光明！

乙　客　李太太能看破骨肉之情，讓明玉去做這種偉大的工作，我眞非常佩服！

李太太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丙　客　天氣不早了，我們就此散吧？

（衆客驀然起立，法慈也起身，並且說請各位明早到慶雲庵看明玉落髮吧！）

衆客點頭應是，大家告辭而去，法慈明玉送客完了，仍舊回到大廳。

李太太　淚眼模胡，聲音顫動，倒在椅里，弛張呆立在旁邊）明兒，我了解你了，你不能爲母親妨碍你的偉大工作，我絕不怪你，可惜你弟弟偏偏隨着學校旅行團出去了，不然，他今天一定會被你們師徒倆的演詞所感動的。你去幹你的吧，不要掛念我，（說到這里，聲音嘶啞，不能成聲，明玉行前執住她的手，法慈與弛張並立亦凄然無語。）

明　玉　阿媽！你看破些，我們相伴到老，總須死別，只有現在努力去做利他的工作，種植菩提種子，我們將來才可永遠結爲伴侶，貪圖目前的快樂那是不行的。現在我要隨師傅回庵料理明早的事了，你請早點休息，明早早些到庵里去！（說罷要走！）

李太太　你眞走了嗎？我不捨得你！我不捨得你！

明　玉（毅然決然）我們要從大處着想，不好這樣！好了，不要哭！我去了。

——幕下——

靄亭法師印象記

空寂

通一法師要試驗我的作寫技巧，叫我寫一篇「靄亭法師印象記，當下唬得我幾乎要跳將起來，我過去頑童氣的白相心太重了，枉讀十年書，覺得仍是白費光陰，現在叫我寫一種任何體裁的文章，拿了一枝筆，眞不知道寫什麼話好，肚皮裡總是覺得枯燥澀縮空洞得一無所有，就是耗盡了九牛二虎的精力，拼着半條小命，到那笨肚腸裡去硬掙硬挖，免強挖出幾句話來，雖然不會一個十足道地的瘟不通，但是總覺得好像從荒塚裡挖出來的骸骨似的，讀起來好像默周元吃肥皂似的，一定沒有味道，那末靄老法師這樣莊嚴偉大的精神，魁峨雄壯的體格，堆滿着笑容，充滿着血氣，一副和靄可親的嘴臉，叫我那裡有這種能力，把他的精微奧妙，眞眞活現，盡情顯露的描寫出來呢？好在靄通二老都是我的老師，就是寫得不好也不成問題，總可以諒解我的，倘然寫得有一點像樣，煩通老師的大筆刪改一下，我這個無人認識的無名小子，或許也可以到人海燈上大出其一下風頭哩！咦！不對勁，開話說了一大批，正文沒有落到半句，不會寫文章的醜腔調，又要掩飾不住和露出馬脚來了：

現在讓我把什麼時候認識靄老，我認識以後的經過情形，畧畧地敘述一下子吧！去歲一個炎威未退的初秋時候，我的求知慾燥熾得像火燄山似的，從黃浦江邊的輪船上，緊握一般愛而不能捨離師友們的手，愴然而別，這時煙囪裡噴出了幾團羅旋形的烏煙，汽笛大吼了幾聲，船身就離開了碼頭，點點頭，揮揮手，好朋友們就此分別了，軋軋的機件聲，攪擾着我一片寂寞的孤心，出了江口，駛進大海，一片猛獸似的怪浪，翻天攪海，大使其魔勁，一個扶病南渡的我，被牠一陣搗蛋，攪得昏天黑地，肚皮裡已起了化作用的飯，幸虧沒有被牠挖出口腔來，弄得枕席狼籍，總稱一千二百萬分的造化哩！這樣無片刻姑容受了四晝夜逃不了的惡刑罰，踏上了這另一世界的香島，頂着四千磅重的一顆頭，提着了浮雲一般的兩隻脚，碼頭的的士汽車把我送到了跑馬地，跋涉艱辛，吃飽了滾滾風塵，目的地總算達到了。走進了東蓮覺苑的大門，潘淡白先生引我到了客堂裡，慧凝老師也接踵而至，各各打了一個躬，問明來由，蔡姑欲我拜見法師，說來眞滑稽，一走進教授室門，我的眼簾裡就映上了一位偉大莊嚴，慈祥和靄的面熟法師，好奇怪，我們這位談諧博學，無宗教主義，敦行女中學的蔣老夫子，爲着何種因緣也出家起來呢？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倒身便拜，這時通法師也在座，靄公便命我頂禮他，

禮畢奉命告坐，正要啓口問，將老師您爲甚麼要出家？這話還沒有說出口，再定睛一命，呸！錯了！不過面貌相同罷了，在喉腔裡爬得癢嘻嘻的將老師，幸虧沒有給牠爬出來，這時靄老師便和顏悅色春風一般的問道：您是何方人氏？甚麼地方求戒的？出家的年數？學歷的程度？師長是誰人？木濱默庵法師認得嗎？行李在甚麼地方？這一套必不可少的開場白，問答完了，中飯板響了，便命我到客堂裡吃中飯，中飯吃過，法師怕我粵語隔膜，同通法師一同走到客堂裡來，打電話到汽車公司，喊蔡姑陪我到客棧裡搬行李，臨行還關懷着我，有沒有車錢，——從幾千里路外，疲勞頓阻，艱辛跋涉，飄流到這個孤島上來，做一個孤零零的孤客，得到靄老這樣多方的關懷照應，再加上他是一個言語融洽的同省人，在疲勞的身心上，頓時罩上了一層輕沙似的，不可名狀的感激和快慰，劇痛而又沉重的一顆頭顱，當下就被這種感激和快慰的心情折服了。

讓老這種宏的度量，神聖圓融的精神，偉大豪爽的笑聲，解脫超人的品格，一毫不會搭出法師架子來，無論對待什麼人，都是一律平等，從來沒有換過另一副嘴臉對付的，那微微的笑容，永遠不會減去一些色彩，衛生家說：「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體格」，那末我可以把這兩句話，略略地變換一下子，借用到我們靄老的人格上去，可以說：「偉大莊嚴的精神寓於偉大莊嚴的體格」。靄老眞是一個堅稱其志，超世拔俗的偉丈夫，我南來後已經半年多了，從來沒有看到他向任何人發過脾氣，只有耳朶深刻着一種解脫豪放的笑聲，他講經的時候，把經中的精微奧妙，名詞，難句，分析得清清楚楚，瀝瀝明明，詳細到無可再詳細，又時常把佛經中的句法，運用講文法的方法講出來，這更令學生們獲益不少，靄老是月霞老法師門下的高材僧，我的師傅是靄老的同學，時常聽得我的師傅對我說：月老的講經，等于利刀切菜一樣，現在靄老的講經方法，誠不弱於乃師遺風，任何同學，有疑問的時候，他必詳詳細細，用盡各種譬喻，必使您透澈明瞭而後已，有時同學復講不出的時候，老人從容不迫，毫無慍色的勉勵道，用功點啊！講不出間間同學，一定要把每個字，清清楚楚了解才對，說罷再講一遍，這善于誘導免勵的寬厚態度，即與教育專門人材相比ㄗ也不見得有遜色吧！法師既能深達佛理，又能把佛法活用到世間法上去，既于竹林提倡過僧教育，現在又蒞香海相助本社社長創女衆佛學社，我們於久遠期間掩埋在黑暗與死氣，塵土與灰氣的坟墓裡頭，談不上尼教育的尼界，將來得到打破黑暗，有放大光明的一天，未嘗不是本社社長能施祇園之舍的功德，同時靄老人不惜犧牲精神的功績，也是不可磨滅的啊！

不過我對于老人有更進一層的希望最好把是社的學制莫限於三年，讀了三年，舉行一個畢業典禮，聊告一個小小的段落，未嘗不可，這小小的段落不要當作學業的結束，把程度提高，再繼續辦下去，不要把財法法施千載難遇的好機緣，輕易放了過去，能將尼衆教育和僧教育達到同一的水平線上去，這是我對于老人最大的厚望！像我這樣拙笨的人，得濫竽于老人座下，涵育熏陶，洙

何張蓮覺居士給我的印象

慧眞

泗春風，這眞令我覺到萬分榮幸，然而人海茫茫，變幻莫測，將來或有他種特別因緣，不得久侍于老人座下的時候，除了深刻在腦神經上，老人的莊嚴偉大，圓融豪爽，和靄可親，永遠不會磨滅的印象而外，那就是僅僅剩存這篇文字紀念了，可惜我沒有像紅樓夢，水滸傳這種描寫人物的筆力和技功，不能把老人偉大的人格，精微的思想，描寫出其億萬分之一，這是我深深地感覺到慚愧的。

自從我初次會見蓮覺居士以後，月接連着月，年跟隨着年，像打鞦韆一樣地翻過去，就這樣迅速地過了幾個年頭。時間雖然這樣無情地拋離開我，可是跟着時間的消逝，他的印象就似乎逐漸地深刻在我的腦海，在疾病中，在困苦中，雖然苦痛怎樣來纏繞我，可是她的印象老是在我的前面幌動，一點都沒有銷滅，的確，她給我的印象委實太深太深了。

當民國十五年的時候，我由上海歸來，那時聽聞人說，香港有一位居士，叫做何張蓮覺，她很熱心教育，當時我很想見她，可是沒有機會。到了民國二十年，我忽然聞得她在青山的海雲蘭若創辦了一所女衆的佛學院。香港的佛教，在外表上似乎很興盛，但是一般的佛教徒，對于佛教理論的認識，實在是非常的貧乏，尤其是我們的女衆，她們整天都嚷着信佛，可是骨子裡還是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神道信仰者，所以當我聽見夫人創辦了一間女佛學院，教育我們無識的女衆，心裡就非常歡喜；同時一種好奇心衝動我，更令我想見見她了。

民國廿一年，我就下了一個決心，要去青山求學。當時我就僱人將我的行李挑下山，趁了青山的小輪，沒有多久，青山到了。下輪後就在崎嶇的山路跑，最後我久，已渴望的海雲蘭若已在我的目前了。當時有一位舊同學雲波師對我說：「你把袍子穿好吧，我領你去見社長」。我就立刻穿起袍子，跟着她的背影，我那時心裡覺得非常快樂，我想：我現在去見，我久已想見的人了！

社長正和靄法師坐在一間小廳子閑談。她有着高大肥胖的身材，鮮白紅潤的面龐，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海青，脚下穿了一雙黃鞋，很像個老和尚的模樣。她完全沒有婦人的態度，志氣很軒昂，而且溫和沈毅，令人見了生出一種敬畏心。我見了她，不期而然地心裡嚴肅

起來，就連忙向她問訊。她的聲音很清朗，很和靄的對我說：「你們發心來求學，是最好沒有的，只要你們勤力讀書，聽我的教訓，我心裡就歡喜了」。

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似乎她的仁慈的面孔還留在我的眼簾，銀鈴似的聲音還在我耳邊繞匝。此後，她的影像就永遠刻在我的腦海，不爲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而磨滅掉。我時時都這樣的想：她有的是金錢，勢力，家裡還有親愛的兒女，丈夫，她本可以拿她的錢來追求一切世間上的快樂，可是她寧願犧牲自己的享受，拿她的金錢，用她的精力，來爲佛教，爲我們這一班沒有智識的可憐的女衆，你能說她的精神不偉大嗎？

在青山，我因爲水土不合，病，那令人痛苦的病竟跑到我身上來了。病人，就像蒼蠅蚊子一樣，是令人家討厭，可是她不獨不爲我病而不高興，還時時用說話安慰我，並拿錢請醫生來看我，那時我眞不知道用什麼言辭或什麼動作來表示，我感激她。之後，她見我身體委實不好，還叫我到「她山頂的私寓居住了個把月，她說：山頂空氣好，你住住便好了」。她不獨對我這樣的仁慈，就無論什麼人她總是拿赤子之心對待的。我想，她委實太仁慈了，太愛我們了。自我辦事以來，我就見過許多人戴着仁慈的假面具可是她愛人之心是純潔的，誠實的。這令我記起一個偉大人的說話來：「愛這應該爲他人而放散，不要讓它枯萎，還要培植它，令它結出美麗的花朶來」。的確，她就把愛散播出去，我們不是見着愛的花苗已經滿溢着她的生命嗎？

民國廿三年，她的佛學教育機關東蓮覺苑開幕了。青山的佛學院就移到東蓮覺苑來，因爲這處交通比較利便，所以她每天都來苑視察。她一到苑門口就很恭敬地拜彌勒菩薩，再又拜韋陀菩薩，然後上大殿拜佛，天天都是這樣。她拜佛很虔誠，而且非常有恒心。所說她每天念大悲咒幾遍及準提咒和六字大明王咒各一百零八次，從沒有間斷過。而且聽見她自小便很孝順父母，恭敬師長且對于兒女的教育方面很留心。她雖然很有錢，可是非常簡節從未曾浪費過。她做事很認眞，絕不肯馬虎苟且。她的行爲樣樣都足爲我們效法的。

有一次，開課的時候，照例她出來演講幾句，這次說出她的希望。最後，她說到她自己身上來，她的聲音有點嘶啞像要哭下來了。的確她的目的，她的希望，就在我們這幾十條小生命上她希望我們將來能够爲女衆出氣，把佛法廣播到人間去，她的目的就達到，她就快活了。她雖然知到這個工作非常重大，可是她不因爲個人的力量薄弱就自暴自棄。她要盡自己的力量，盡自己的責任，她說：「倘使人人都盡自己的力量來爲佛教就好了！」

我記得，當我在青山讀書的時候，他害了一場大病。她病症雖然很危險，知覺全部麻木，可是她心裡非常明白清楚。她對家裡人說：「我年紀已經不少了，還有什麼留戀呢」？的確，她什麼都拋開了，可是那希望，那久已蘊蓄在胸脯裡面的希望，到了這時實在沒有離開她，她覺得自己的希望未曾實現，她還要生活，來完成自己的志願。末後，她決心了，她想：大凡一切事，莫非有因緣，現在到了最後的時候，我應該一心

一意念佛了。但是既然在她每個細胞，每個血輪都活躍着那希望，那就絕非她的心意所能支配了。終於她請靄法師來了，她說佛學院請法師仍舊負責維持下去，至少四年，我才瞑目，還請你代表我對學生說假使我有不幸，不要爲我而悲傷，還要繼續努力求學，將來學問充足，出來弘揚佛法，解除人類的不幸，那我就快活了。現在她的康健已經回復很久了，可是那一幕悲劇還活生生的映在我的眼前。我們試想想，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都爲着一個崇高的希望而工作，而努力。它，就像一盞明燈，永遠在她面前閃爍，她就永遠朝着它，不斷地在追求，在創造，你能說她的生活不崇偉嗎？

當我們考試的時候，她就親自來試驗，假使我們功課很純熟，她就滿臉堆着笑容，快活到了不得。她時時說：「我不過讀過八個月的古書呢！」可是她現在什麼都懂得了。她的年紀，已經有六十多歲了，可是還跟我們在一塊兒讀英文；當她見我們讀得不起勁的時候，她就笑着對我們說：「我年紀老了，你們還年青呢，可是我還要學」。意思在鼓勵我們。

她的生活很忙碌，沒有一刻空閑，可是她就覺得快活，「工作就是生命」這句話用在她身上大約是不會錯誤的吧。

社長！我已經親近了好多個年頭了，你給我的印象不能不算深刻，但是，這印象是丰富的，美麗的。我想，一個丰富美麗的人格是非用言語筆墨所能够形容得出來的。當我想用某個形容辭來形容你的時候，我一寫在紙上，它就似乎硬化：不是我想表現的你了。當你的印象湧上我的腦海的時候，更令我想起點路燈的人了，黃昏時候，黑暗到了，人就在黑暗的路中摸索，可是，點路燈的人來了，他把路上每枝燈光燃上，人就見光明，跑着他們的路：社長！就讓你是我們點路燈的人吧！

我和林楞眞居士

黃柳眞

民國十八年，我跟着姑姐到香港遊行，在盧法源堂就歸依了茂峯法師，在那裡住了幾個月，那時因爲受了緇門的熏習，也就開始發心研求世出世學了，到了十九年的春天，聽人說何爵紳夫人在澳門功德林創辦女佛學社培育女衆人材，那時我非常高興，又聽到人說到那裏求學眞好，那裡有一位楞眞居士，她對於佛學有深刻的研究，品格既高，人又圓融，假使得到那裡親近她，眞有莫大的利益。恰巧這時有一師兄了修師，也想去讀書，於是由法源堂的堂主顯慧

居士帶領我們到澳門乘如居士的家裡，這位居士是顯慧居士的親眷，她老早就和楞眞居士認識了，而且和功德林也是有相當交誼的。所以由顯慧居士請她替我們介紹，她見了我們很歡喜，招呼我們在她的家裡住過一夜，明日就先領我們去見楞眞居士，那時我雖是一個無知的孩子，但一看到楞眞居士肥胖的身材穿着一件老實樸素的長衫，豐潤的面孔上帶着一般溫和沉毅的器度，使我自然而然地就生起欽羨敬仰的心來了，從這一天起，我就投入功德林內實覺佛學社求學，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啊！那時楞眞居士不在功德林居住，是住在崗頂自己住宅的，從她家裡到功德林的路程大約要行十幾分鐘才到。這時覺一法師又在澳門講華嚴經，每天上午八時起至十時止，而功德林的課程是每天中午十二時起至三時止，楞眞居士天天早晨跑去聽華嚴經，聽完了，跑回家裡吃飯，中午又趕忙跑到功德林循序上課，當她來了的時候，一班人好像一羣蜜峯似的追繞着她，將功課中不了解的請她解釋，她很謙和悅樂的樣子，替每一個人解釋，使得每個人都完全了解爲止，那時我年紀最小，又最愚笨，承她慈愍愛護特別關懷，使我非常感激！因爲我那時才十歲，又是才從鄉下出來，談到讀書，祇入過初小二年級，程度淺陋不值一談。幸虧楞眞居士的指導，教了一遍，不識，又教一遍，總沒有絲毫疲厭的態度，我雖至愚，但得着這樣的好指導，也就很有進步，因此我心裡眞是感激莫名了。楞眞居士不但爲法奔馳，不辭勞瘁，回到家裏，還有許多事務要幹，他這種上求下化的心無論在烈日的炎夏，嚴寒的隆冬，或是狂風暴雨裡，她都未有一天停止過，這眞是可望而不可多及的難事啊，第二年的夏天，佛學社停頓了，是什末緣故我不能知道，了修師兄回了法源堂，我自己年青毫無主張，既然師兄要回去，我也只得含淚珠跟着離開了功德林，從此就和和愛可親的楞眞居士分別了。暫時沒有求學的機會，心裡覺得非常痛苦，光陰好像電掣似的剎那間已經過了幾年了，到了二十三年冬天，聽說本社社長要有培育尼界人材的志願，獨斥巨資興建東蓮覺苑，成就佛教女衆人材，建築美麗，金碧輝煌，其中設立義學佛學兩部請楞眞居士爲監院和佛學社的訓育主任，我聽到這種消息之後，心裡又不禁躍躍欲試，想再來親近楞眞居士，以除向來的遺憾。投效以後，居然承社長法師和楞眞居士的慈悲攝受，允我加入，各項課程由數位法師和數位先生講授外，還有佛史一堂，就是由楞眞居士担任，她上堂的態度，非常和靄而嚴肅，口詞爽利像流水一般，非常動聽，這因爲她有超人的智慧，對于世出世學均有相當根基的緣故。尤其是對於楞嚴經更有深刻的研究。她從前曾在日本大同學校讀過書，所以她對的日文很好，同時她又善於寫筆記，每天聽老法師講經時，她記得完全無缺，我們借助他的筆記，對於覆經就容易得多了。她又懂得各省方言，善於翻譯無論那一位法師開示或講經，她都能翻譯得清清楚楚一字不漏，而且聲音鏗鏘響亮，聽者沒有不讚揚稱譽的，不過她雖然有這末多大的本領，可毫沒有一絲一毫自滿自高的驕傲，數十學生聽她的課度，其中沒有一個不服從的，可見他的處事

有方。所以個個非常敬佩。她待人接物很謙和，很平等，又狠圓融，勞動的工作，往往都躬親整理，向來不辭勞苦，她自己常常勞苦到頭昏牙痛，睡在床上休息一刻又爬起來幹事了。她常常說我雖然一時辛苦，沒有什末要緊，總希望你們他日學業成功，負起弘法利生的擔子來就好了。可見她比較一般消極腐敗的佛徒，不是有霄壤的分別嗎？總之楞眞居士具有衞教的熱忱，思想新穎，人格高尙，在佛徒女界中，眞是不可多得的模範，再要找第二個，那要和找龜毛兎角似的爲難了吧！

我眞慚愧，雖然過去得了楞眞居士不少的法益，到底太愚蠢了，這篇文章，仍不能寫出我心中所要說的話來，對于楞眞的一切，沒有能够表現出十分之一，眞的沒辦法，只有希望楞眞居士原諒我的笨拙了！

一點小小的感想

潘慧凝

一提起筆，如烟的往事就像湧泉般地跑上我底記憶來了。

人就是這樣的可憐可笑，明知過去生活殘餘的渣滓再加以咀嚼是淡然沒味的，然而人就往往不甘心把已逝的殘迹埋藏過去，時時重新把它翻在記憶裡；人，這是多麼愚蠢的動物呀！

我記不清楚了，大約有八九年了吧，那時我是活潑而愉快地過着就底中學生活，那時的我是似乎爲憧憬而生的那對眼睛早就被希望的雲霧遮掩了。生活在所謂海樣的希望裡的人哪，他眼底下的世界原來就只有一點點，單獨看見自己的偉大，那時跑起路來像凌空似的我老早把一件事實忘却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原不過像塵埃之在虛空中這樣的渺小呀！

平素憧憬麻醉了神經的我，無論對於什麼問題都似乎不成爲問題的，慕地有一天，有位朋友就這樣的問我：

「老潘，你快要畢業了，你打算升學呢還是找點事情幹？」

往常我就不把什麼事情放在心內，所以經這一提問，我的確有點茫茫然了。

朋友這一提問委實對於我有點益處。我覺得這並不是毫無問題的問題，我不能不把它攷慮一下，所以我回家便想了一整夜。

我明白對於升學我是沒有希望了，我就應該對於將來的職業有所選擇，經過長久的攷慮，終於我決定了。雖說女子的職業範圍很狹，然而適合乎女子的

工作不是多着呢，當小學教員，不是很好的職業嗎？這，對於我的個性也很適合。

日子就同閃電般翻過去，不以人的留戀它而駐足一下，很快地我底中學時代就跑到邊沿了。

在一個歡送的會上，師友都祝福我們以後的幸福，任師友底歡呼中，我就懷着如喪失慈母似的心，永遠地離開我底親愛的母校了。

我不能不爲自己慶幸，我離了學校不久，我的希望就實現了，我給親戚介紹到一間小學裡當教員。

大凡一種新生活的開始時時與人以過度的興奮，像戰士臨陣一樣地嚴肅，我開始我的新生活，心理上也是這樣的。

然而興奮不過霎時間的事，以後就冷然如坐冰國。時間令我聰明，令我更懂事點，我漸漸明白我現前所處的社會是怎麼樣的社會，學校是怎麼樣的東西，當教員是一件怎樣無聊的事情，我咒詛希望欺騙了我。

人生到底是一個騙局的呀！人類時時就把希望構成得如天堂，如彩畫，然一經現實的石子撞擊就紛紛兒破碎了。希望，希望，我眞是不知道有什麼不比寫在流水上的字跡更空幻一點寂寞一些的了。

就在幻滅的苦悶寂寞裡過了七八個年頭，但我始終不願意離開我的舊生活。

也許是因緣吧，去年春天我竟來到東蓮覺苑當普通科學教員了。

我覺得充滿了社會每個角落的，那黑暗，汚濁，在它裡面是不存在的，我雖然不能比它爲超人的天堂，而它的確是人間的樂土了。

裡面有的是聖哲的門徒；信仰就是他們的方劑，他們的希望在轉黑暗爲光明，變痛苦的世界爲極樂的「西方」，他們就在努力着，追求着。

是的，自我懂事以來，我就看見千千萬萬的悲劇在地球各處開演，人底哭聲，訴苦聲就徧滿大地，人類就在痛苦的煎熬下生活着。我時時都想：除了宣揚那拯救衆生使他們超脫於現實的苦海的釋氏慈悲博愛的教旨以外還有什麼方法能够解除人類的不幸呢？

我就在這個新園地重建我的信仰！

我們雖然如浮萍般地聚會在一起，而我們的信仰，工作是同一的。由同學們同事們的精進勇猛，更令我相信這希望並不是不能實現的事實。

現在東蓮覺苑是週年紀念了，而我也來裡面工作了一年幾個月。我檢討下我過去的生活，同時也說出我的新希望，我知道全苑同人都是這樣希望着努力着的，我們開這個週年紀念會，並不是來熱鬧一下，高興一下，而是對於自己的工作的回顧；同時世界人殺人，人食人，人欺侮人日益加甚，這更令我們覺得工作不容稍懈，那麼，這週年紀念的舉行並不是沒有意思的吧！

末了，讓我來說一句話吧：

「如果人能信仰釋氏的教訓，人是有幸福了，人人能信仰釋氏的教訓，世界是有幸福了。」

我想：世界是沒有拒絕自己幸福的人呀！那麼，就來信仰釋迦牟尼的遺教吧！

曼殊集中載有致悲華一函，謂詩甚佳，不識名址。按悲華即今之太虛大師，昔曼殊大師應南京祇桓精舍楊仁山居士講學之約時，虛師適負笈於是，別後貽詩，署以別名，曼殊不知，馴至登報徵求通信，亦趣事也。虛師少時，即有詩集行世，近二十年來，著作等身，識者咸推其道德文章一時無兩，而詩名反爲之掩，亦可怪矣。

八指頭陀初學詩時，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一句，某太史謂有神助。乃慫恿勸學。其後得『花下一壺酒』一句，不知壺字如何寫法，乃依樣畫一酒壺以代之，一時傳爲佳話，然余讀唐人詩，有『花間一壺酒』之句，天然偶合耶？抑頭陀襲人佳句。故畫酒壺以爲掩飾耶？殊未可解。

年前掛錫鎮江，觀音誕日，晨起遊伯先公園，荷池畔遇邂一老翁，布襪青衿，岸然道貌，相與接談，於佛家天台三觀之旨，頗有契悟，言詩則宗杜甫放翁，別時示以名刺，則新任揚州鹽業稅局局長也。旬日後，承寄示和杜甫秋興八首，今錄其尤佳者二律云：『停車最愛倚楓林，遠眺寒山萬木森，畫境由來饒冀北，詩人不速自淮陰，久經宦海無官謎，立放屠刀及佛心，只怪征夫忙內戰，不聞閨怨擣衣砧。』『雁字書空一字斜，去來從不誤年華，醉生且喜劉伶斗，遠適曾驅李廣槎，大局舉棋無抗力，宰官清賦起悲笳，亂離何處家鄉好，水國蕭疏紅蓼花，』『斧柯已爛未殘棋，一覺揚州夢可悲！塊骨壘荒憑弔古，傲霜枝老不隨時，雲羅太薄人情似，萁豆相煎羽檄馳，北顧遙憐小兒女，溯洄秋水切馥思。』寫意深遠，詩格清高，非邃於此道者莫辨也。

曼殊大師死後，僧青年中善詩者，當推慧雲法師，師閩人，服膺曼殊，通英日文，不拘小節，執教鞭於吾鄉梅陵光孝佛學研究社時，有春日寄江南友人二絕云：『昨夜東風草色肥，桃花欲謝燕初歸，今朝徧地都春雨，望斷江南柳絮飛』，『淒迷故國稱心稀，北去南來覺夢非，寒食已過春欲盡，惱人無耐雨霏霏，』一時和者甚衆，憶鎮江補習學校校長楊某和其起句云：『海上風帆片片肥』，自謂抒寫性靈，慧師譏爲欠通，吾曾遍叩前輩，聚訟不一，甚願讀者一抒卓見也。

施江淹誌疑中云：「張繼題城西楓橋寺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案歐陽修六一詩話：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考葉少蘊石林詩話有言，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疑係時代不同，打鐘時候亦異，吾讀之不禁啞笑，蓋吾蘇僧寺素有撞幽冥鐘之習，例四十九日晝夜無息，夜半鐘聲，想即此耳。又何須妄事推測，聚訟紛紛邪？俗言隔行如隔山，信矣。

吾友吳煥章好新文學，今春爲其外祖母遍入常州某荳行作學徒，先曾告吾將自殺，半載音信杳然，吾曾爲文悼之，凡千餘言，意猶未盡，前日突來函告以尙在人間，始釋然，翻讀張藉「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之句，自愧千言文章，爲此十字包盡，爲之廢然者久之。

近商務印書館出版高僧山居詩，編者爲懺庵居士，所選僅爲柏堂，石屋，雪峯，憨山，中峯，諸祖之作，不愜予懷，蓋猶未及十分之一，吾嘗發願輯歷代僧詩選及近代僧詩選，終以搜材匪易，塵事鞅掌，未果，讀石屋老人『柴門雖設未嘗關，閒看幽禽自往還，尺壁易求千丈石，黃金難買一生閒』，爲之憮然。

靜賢法師出初度詩：有『未來形跡知何似，怕對春風楊柳天』之句、及其逝也，人謂讖語，師曾以詩印于像片，分貽友好，當時吾亦有一律云：『曾記搏泥門草來，而今心緒等柴灰，十年形影同消瘦，半夜鄉關空去回，吾道艱難悲老大，浮生顚倒任迂徊，衰危孤憤成何用？欲挽狂瀾愧短才！』終以憂鬱氣太重，未敢印于像片，恐貽友好之譏也。

曼殊小詩，凄艷絕倫，人所樂誦，吾讀柳亞子哭曼殊云：『白馬投荒計未能，歌姬乞食亦何曾，鬢絲禪榻尋常死，凄絕南朝第一僧。壯士橫刀事已非，美人挾瑟欲何依？七年絮語分明在，重展遺書涕似霏』。更想見曼殊天性純厚，得人愛重，憶吾掛錫武林時，侵晨去湖邊吸受空氣，覩一素衣女郎，拜哭大席墓前，彼時心雖好奇，顧終無探問究竟勇氣，至今思之，猶有餘憾！

賈島騎驢吟詩，得『落日滿長安』求續句不可得，出神之際，驢撞京兆尹劉栖，被縶一夜，又以『僧敲月下門』一句，未審推敲二字以何爲當，以手作勢，適逢韓愈命改敲字。其得『獨行潭底月數息樹邊身』曾自註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老杜亦云：『吟安一個字，撚斷幾根鬚。』八指頭陀云：『鬚易根根斷，詩難字字工』今人稍讀唐詩，便信口胡淘，以詩人自況，李杜不生于今朝，其理亦即在此。

溫州某道士，不治道學，偏擅詩書，人有以道德眞意叩之者，則云：書法詩章稍知一二，論道則茫然也，靜賢法師告余，此公少年亦政海中人，其賣冠道履者，亦遯跡耳，初非攝心于道海間，其詩奇勁，用字尤不苟，靜師爲余誦其佳句云：『臨溪汲水搖明月，入室翻書見古仙』，此兩句妙在搖見二字傳神，余甚心折，靜師記其佳句頗多，惜月前返涅槃海今後無此耳福矣。



代郵

鎭江僧衆法師：大稿已轉木公法師答辯，下期可同時刋出。至編者個人態度，同時亦當附作一文以表白之，知特注念，順候

近祺，

——編者——

東蓮詩社詩選

大庸選

贈通一法師　鄭渭鵬

瞻禮名山雅興同，論交方外仰清風，
禪心早證波羅蜜，少小襟懷道大融。
佳什名篇誦盥薇，汪汪如水羨清詞！
海萍悟澈浮沈夢，綠意紅情淡所思！
石火人間彩正留，文詞載道眞千秋，
紅塵夢冷稱先覺，杖履名山一衲遊。
妙法蓮花說佛因，韶華如幻悟天眞，
娑婆覺苑成東土，佛火經聲了俗塵。

遊南華用黃居士韻二首　通一

帶水拖泥客，難爲物外遊，十年嗟拓落，
兩宿愧淹留！古寺餘殘碣，眞身一破樓，
我來和淚拜，心事獨悠悠！
才見南華寺，身心入畫中，野花遮仄徑，
零雨雜疏鐘，谷遠雲煙渺，山深木石充，
明朝歸去也，黯別聖中雄！

別南華用黃居士韻　通一

祖脈荒涼百感然，非台明鏡剩從前，
歸來仍是塵勞客，敢說茲行得上禪？

和黃居士南華寺二首　靄亭

繡佛長齋豈偶然，善根知植幾生前；
此身雖在紅塵裏，日日猶參般若禪！
寂寞南華寺，十年曾此遊！高賢嗟已逝，
法象悼空留！庭草迷蹊徑，爐香冷佛樓，
那堪復回首，紗古意悠悠！
聞道頭陀至，頹綱整頓中，荒園培果樹，
寶殿擊迷鐘，此際眞風扇，茲遊法味充，
無緣再隨喜，一禮法中雄！

和芝峯法師轆轤體五首　空寂

皓月當空雲程賒，關山重疊故鄉遮，
空門寄跡塵難到，法海棲遊俗不加，
塞北只餘倭寇跡，天南且學大乘車，
由他世事紛棋局，笑眼漫凝看蹔花。

×　×

湖光水色動波華，皓月當空雲程賒，
露滴風寒花欲淚，鐘殘夜靜我思家，
十年拓落霜欺菊，半世飄零輪轉車，
禮罷空王心寂寂，靜觀塵俗亂如沙。

×　×　×

莫問天涯共水涯，隨緣雲水自堪嗟，
清風拂面胸徑曠，皓月當空雲程賒，
靜裡攝心觀自在，閑中趺坐伴煙霞，
雲衾石枕松間臥，流水清山謝我嘉。

×　×

經窗竹影月移斜，寂寞深宵徒自嘆，
寒颯風中飛落葉，孤松影裏亂鳴鴉，
青山突起坡徑曲，皓月當空雲程賒，
激發心弦無限感，感懷身世寄天涯。

×　×

紊亂僧綱似散沙，魔強法弱亂鳴蛙，
鎮魔憑佛獅音吼，治世賴公法鼓譁，
甘露滿瓶零璧玉，慈雲一片佈丹霞，
鶴松慧命綿綿遠，皓月當空雲程賒。

廣州　慈航法師歸國，朝禮六祖大師，道過廣州，經廣州佛教信衆禮請，曾在廣州佛學會公開演講多日，廣州佛教信徒以慈航法師爲當代法門中不可多得之龍象，擬請其永久在廣州弘法，乃着事籌備廣州佛教正信會，刻已設籌備處第十甫馬路，聘法航法師爲籌備主任，主理一切，聞該會近已成立通俗演講會於六榕寺，並向地方當局請求立案，一俟慈航法師南下，將即購地另築會址云云。

厦門　厦門閩南佛學院爲中國僧教育最高學府，十數年來，造就學子，實難數計，最近該院學僧特恢復學僧自治會，發揮學僧自治力量，同時並出版現實旬刊，聞學僧自治會成立時，曾由南普陀代理方丈覺斌和尚該院教務主任寄塵法師，教員慧童默雲法師等相繼訓詞，並勉以服從領袖愛護學院，同學等頗爲感動，頃現實旬刊第一期已出版，內容充實，編排新穎，深爲各佛教團體所注意云云。

天津　天津佛經流通處在華北爲唯一流通經典總樞，頃該處發刊佛教月報一種，創刊號已出世，聞該編者爲一思想前進之青年，頭腦清楚，故其內容頗爲純潔，按今年佛教出版刊物，有佛海燈現實佛教月報數種，在籌備中者有佛教公論，南北爭輝，蔚爲巨觀，吾人甚願佛教月報代表北方佛教放一異彩也。

南京　首都棲霞山爲江南名刹，自若舜和尚住持以來，經營建築，蔚爲巨觀，頃若舜和尚以住持年久，心力俱疲，擇定本年春度戒期中交卸，由方廉大師接任，方廉大師注重行持，只擬過渡一月，即再交遞於卓成大師云云。

又訊　南京古林寺爲律宗道場，今年春期傳戒，曾請嘿庵法師宣講毘尼，該寺學愚老和尚久有規辦僧教育道場之心，苦無適當人選，近聞南京金陵寺退居葦舟老法師曾住持安徽杉山某寺，及南京空青山某寺，又曾隻手規建金陵佛學苑，能者多勞，不同餘子，因有借重之意。按葦舟老法師自交遞金陵寺住持以後，鬱鬱不得者已近三年，此次能入古林大有英雄得用武地之概，記者不敏，深願其此番不爲病魔所悞，而能盡量發展素志也。

香港　東蓮覺苑頃成立東蓮念佛社，除逐日規定午後一時至二時全苑師生全體念佛外，並規定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十二月初八各結念佛七一次，本年以四月八日舉行週年紀念會關係，苑中同人不無勞碌，佛七日期特改由十一日至十七日，屆時凡已入社者咸

未入社一律歡迎參加念佛，聞佛七期中每日請靄亭老法師及通一法師輪流開示云云。

又訊

香港禮頓山道菩提場葦庵法師以該場久未講經，日前特禮請東蓮覺苑主講靄亭老法師演講維摩經，靄老法師以東蓮覺苑教務紛繁，原擬辭謝，經葦庵法師一再敦促，乃勉許之，按靄老宗教兼通，近年弘化香江，法雨所及，四衆騰歡，此次慨然應菩提場，實爲難得因緣，聞開講期當在陰歷四月下旬云。

編者的話

通一

本期在倉卒中出版，未及向外方徵文，所用稿件，全由苑中的師生趕着寫起，在編校已完的完候，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好像卸下了重担似的輕快！

佛學與哲學上的認識論一稿，因時間關係，佛學部份未及完稿，只得下期續刋，這眞是一件遺憾！不過，這種理論文章，假使敷衍了事也不成話說，與其速成倒不如以慢點爲好！

通俗講壇一欄，是各個作者每週在通俗演講會的講稿，在講時大部份是從各佛學雜誌取材的，記載下來了，有幾篇簡直近於「直燒」現在這裡先得申明一下，以免悞會。

本苑去年曾演過釋迦成道新劇，今年四月八日還擬演劇一次，乃由大庸君寫成新路三幕劇劇本，由佛學社學生分飾演員，成績如何雖不可知，但我們總覺得這工作不是無味的，狠希望大家注意到這問題來！

本刋上期目錄社言欄言字悞植會字，一六三頁「金山方丈霜亭被誣下獄感言」誣字悞植誣字，合並更正。

四，廿七。

海潮音月刋

第十七卷第四期要目

卷頭語……法舫

中國佛教建設專號

建設中國佛教中的重大損失……法舫

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太虛

從西藏佛教學派興衰的演變說到中國佛教之建立……法尊

西藏佛教的建設……法尊

從寺院裡改造……寄塵

中國佛教建設方案……大鑫

改革叢林制度與建談中國佛教……若虛

建設中國佛教的重心……章舫

怎樣建設現代中國佛教……伊陀

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論……曼陀

現代的日本佛教建設……墨禪

今後僧伽應踏之路……巍譚

建設社會需要的寺院和僧衆……大醒

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論……惟品

醒來吧中國佛教徒……玉泉

編後感言……法舫

定價：全年國內連郵二元三角國外連郵三元六角郵票代價九五折以一角五分爲限

地址：武昌千家街佛學院海潮音月刋社

人海燈

第三卷 第六期
民國廿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編輯發行 人海燈社 自動電話二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寄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價定
全年	半年	每月一冊
十二冊	六冊	一元二角
		六角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急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得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東蓮念佛社徵求社員啓事

本處經創辦人，何張蓮覺居士施資創建，作爲十方女衆研究佛法永久常住，業已開學一載矣。茲爲力謀發展普結善緣起見，增設念佛社，普攝羣品，徵求社員入社念佛，效東林之故事，植淨土之勝因，每日下午一時至二時半，本處同人並兩校學生，依時念佛，逢佛誕日，盂蘭節，彌陀誕日，均結念佛七一期，社員均得隨喜參加；如社員有十人以上同意者，得隨時入社念佛。倘社員天年報滿，當邀集全體社員來社念佛，追悼助其往生，信願篤行之君子，其亦聞風而興起歟？所有社員及納費規則，開列於左：——

特別社員每年納費拾弐元，（贈閱人海燈全年）

普通社員每年納費弐元，

民國廿五年　月　日

社址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